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十六

邛州知州吳鳳

郡後學王葵校正

學正李一陽

訓導周南編次

奏議

十一月二十三日輪對劄子二道專

論擇人分四重鎮以備金夏韃事

臣聞昔者子夏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謂
民之父母孔子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
之謂民之父母臣嘗因是重有感焉子於

父母一氣而分故志之所至則氣亦至焉
未有呼吸喘息疾痛疴癢而不知之者知
之斯速圖之然後父母之道盡而臣竊見
乃者太陰示異彗孛告灾雷電連時海流
失道其占凡爲陰盛陽微此蓋下動而上
應其爲喘息痛疴亦既深切而爲民父母
豈得以晏然於此臣嘗私自過計而深有
隱憂焉且晉永和間太白犯東井犯左角
熒惑犯歲犯月是時人謂石氏殘亡之證
梁中大通間熒惑太白合於軫熒惑入南
斗是時人謂東西魏分裂之證然而晉人
北伐之師連歲不動梁以牧守來朝之夢
亦受王虜之詐臣謂人之精神血氣與陰
陽五行相爲流通故著乎禳象見乎占夢
凡皆此心之感况夷狄禽獸亦一氣而分
者殆未可以此疆爾界而岐之也臣竊惟
金虜日蹙殆不過游魂假息耳而連歲盜
邊志在抄掠三陲將吏已不得休息况積
疆之夏新造之韃能保其不我窺乎夏人
久有吞噬關陝之志數通邊臣要結兵援
秦鞏之會棄我先遁反謂將士少更請
濟師今又遠連強韃近向全秦行李往來

邀我未已利害難於推度真偽不可測知
稍失應酬便生間隙而臣又自江淮以來
聞之道路則重以韃人之憂雖曰韃政多
門勢且分裂與金虜之始事體稍異然其
摧金如拉朽乘勝如破竹似未易忽視也
矧不得志於我者安知其不乘間於其中
垂亡之金又安知其不求好于韃以紓旦
夕之禍然則金未可忽而韃夏又未知其
心 藝祖皇帝不取太原正慮有西北二
虜之憂况三虜之角逐而未分乎三才一
本六合同氣一方有敗則爲民父母之心
便如惻瘝乃身至隱憂切此非虛語也况
今稽之天地驗諸往昔亦既有證矣夫士
大夫心乎憂國則不過交談族議咨嗟嘆
息若不能以終日而卒未有一策可施者
臣嘗妄謂使其汎汎悠悠如舟流之莫届
行邁之靡臻以聽其勢之所趨莫若外示
懷柔以弭增寇之憂而內修守備以立久
安之勢且下淮東制司使遣小使諭志於
韃使羣盜無以措其離間之辭而憂人則
令四川制司因其來使諭以各用所長分
道出師乘便即發不必更相牽引凡此者

第以款敵而紓憂耳而在我者則當惜陰
 愛日汲汲然圖所以為吾自治之計精擇
 海內所推實可任事之人如江如淮如襄
 如蜀分四重鎮而虛心委已以付之假以
 事權助之財計凡所奏請隨即響報使得
 展盡以自用其一方必求賢任能選將練
 士必信賞必罰屯田積穀必休養百姓謹
 固守封必同心體國互相關移其以次
 要郡如荆鄂金沔諸州亦次第選任責以
 實備如四鎮然凡此要害之地使果能一
 一得人規摹既立無所牽撓實政是講不
 事欺誣則精神風采必將旦異而哺不同
 行之二三年間庶幾有備不猶愈於數十
 年間汎汎悠悠以聽其勢之所趨無事則
 不憂有事則大懼也臣頃者誤蒙賜對雖
 聳妄論及此然條貫靡竟今輪當面對昧
 死為陛下申言之如蒙聖慈謂臣言
 可采即乞與二三大臣熟議施行臣不勝
 區區

論實錄缺文

臣曩者濫員東觀蓋嘗伏讀金匱玉板之
 藏每惟祖宗實錄自東都以前凡一百

六十八年不過一千餘卷而南渡以後高宗孝宗皇帝兩朝實錄僅六十餘年遂至一千卷以三十六年事爲五百卷猶之可也而二十七年爲卷亦如之意其廣記備言無所脫遺而臣偶因當時所遭隨事檢閱則有不盡然往往一月而釐爲二三卷往往州縣細故亦動是千餘言至事關大體顧反脫略且如開禧元年虜使趙之傑要陛下起受國書臣時以館職獲陪朝著之後偶記乾道六年虞允文爲相虜使烏林答天錫倨慢與此相似時則允文前奏大駕還內放杖罷朝臣與在列誦言其事所冀速達有頃聞陛下徑還禁中一如乾道故事臣謂宰執必有接此以開陳者矣乃聞韓侂胄爲宰執言此謝郭然爲之不知郭然秉政尚後此十餘年也臣既退朝即取乾道國史實錄會要聖朝日曆諸書徧加披閱則於此事或全無所載或略及一二而實錄則仍循常比書垂拱殿賜茶酒不知是日茶酒未嘗設也又書知閣事王抃上疏詔明日引使人朝見乃似專美於抃而抃詞止議受書之

儀亦不及放杖罷朝事此實錄之闕文有如此者是歲蘇師旦除安遠軍節度使明年六月師旦抵罪詞臣以草制罷去或謂內制未有封駁故事臣因記乾道七年三月己卯張說除僉樞張栻等言其不可旋即反汗八年二月乙卯申命則周必大以直學士院繳還批詔且乞以宣徽命說臣即檢閱實錄諸書則己卯事無所載止於是月戊子書節度使萬壽觀制不書事始已當修正至八年乙卯事則又逸去夫主聖則臣直此最是

先朝美事而前後皆不書此又見實錄之闕文有如此者開禧二年秋八月倪思與李壁爭論明堂嚴父配天事朝論莫知所決臣因記淳熙三年三月丙午朔秘書監李燾奏乞舉行宗祀明堂之禮歷引神宗皇帝聖語及錢公輔司馬光李昉諸儒之說嘗下羣臣議雖不果行然實錄不當全脫其事至淳熙六年趙雄爲相竟白行之實錄亦所不書元降明堂詔書亦未嘗登載而閣樂等事亦皆失實又以見實錄之闕文有如此者臣因是三事每嘆

孝宗皇帝明謨偉斷卓

越前代者不可勝紀而臣偶記所聞輒逢
脫略夫卷帙猥繁若此而紀載脫略乃爾
若不及今距乾淳未遠文字未盡淪失老
師宿齒故家遺裔尚可訪問亟與搜羅會
萃則因循浸久必致是非失實無以傳示
方來臣伏覩實錄院見遵 詔旨改修

孝宗 光宗兩朝實錄增入列傳臣愚欲
望 睿旨併下本院令史官將 兩朝實
錄重加點校儻有闕失如上所陳者即採
訪增入其冗濫重複及吏文不經去處悉
與刪削庶幾文省而事詳足以垂憲貽後

仰副 陛下寅念 祖烈之意

奏論蜀邊墾田事

臣曩蒙一再賜對嘗極陳三邊利害之實
三虜強弱之勢雖蒙 聖慈不以其狂瞽
曲賜容貸而事會無窮隱憂莫釋每念古
人守邊備塞可以紓民力而老敵情惟務
農積穀最為要道然而言之者爛熟聞之
者訕玩何也以未嘗精講而力行之也臣
生長於蜀雖幼習百氏長遊四方於國中
之事粗所素講然身履目擊之久真知而
實見則莫如父母之邦姑以蜀事為 陛

下陳之則三邊固可類推矣臣比者竊聞四川制置司遵奉聖旨措置利州路營屯田委監司分任其責具已置局經理我朝廷明見萬里之外凡在邊鄙莫不踊躍思奮猶有說焉西邊自僱虜寇已來利東之大散黃牛利西之阜郊水關等處五六年間原堡多隳地利悉棄以故流人久不復業穀粟日貴兵民交弊今若遽行屯田則合葺邊堡合用兵耕而邊堡則諸將慮事謹審欲及冬時伺乘機便乃可修築兵耕則自頃年累減軍額以來以之坐守尚多闕數矧今久戍之餘難復再加役使是屯田之事卒未可舉而邊實之儲無時而可議也然則遂置之不復問則豈不甚可惜哉臣竊謂有屯田有墾田二者相近而不同墾田者何大兵之後田多荒萊如諸路有閒田寺觀有常住皆當廣行招誘使人開墾因可復業則耕獲之實効往往多於屯田蓋並邊之地久荒不耕則穀貴貴則民散散則兵弱必地闢耕廣則穀賤賤則人聚聚則兵強此理所必然惟毋責屯田之虛名而先究墾田之實利則庶幾矣

臣請試陳今日所當墾之田如利之西路則阜郊之內湫池諸谷水關之內崖石諸鎮利之東路則洋川之內青崖華陽鳳集之內盤車諸嶺大率昔爲膏腴今成荒棄至於金州近裏亦多有之其田去虜或百里或二三百里有高山大陵之險可據有原堡兵戍之援可恃亦有賊騎從來所不曾至之處若更得土豪之助則指日可成今聞三路土豪之爲忠義者有願自備費用自治農器自辦耕牛自用土人各隨便利趁時開墾及秋布種其間亦有願略資官司給助者亦自不多若聽其施工略計所耕可數千頃則明年此時便收地利縱官未立額或量行輸租其潛裕兵民使漸食賤粟比之頃歲人苦斛貴官苦糴貴其利害豈不萬萬相絕何況耕田之民又皆可用之兵不數年間邊食既豐兵丁亦足萬一有警呼吸成聚家自爲守人自爲戰比於倉卒遣兵戍守亦萬不侔若是則雖無屯田之名而有屯田之實無養兵之費而又可潛制驕蹇之兵不惟不畏殘虜亦可不畏他盜積以歲月則今之墾田又可

為後之屯田今之耕夫可為後之精兵救蜀大弊為蜀永圖無出於此顧何憚何惜而久不為也或者之所慮不過寇抄耳然虜嘗蕩劫我梁洋及五州知無所得今方與韃夏相持未必遽議再入目前可以暫紓失今不為則後悔無及臣比得蜀中近聞興元金州兩戎司探報虜方科民牛具開耕鳳翔荒田又聞西和一帶邊民覘知虜亦厭兵願各耕種人自為守夫墾荒之利虜猶知為之而我不敢為原堡之固虜知葺之而我弗敢葺悠悠歲月坐長寇讎

臣不知所以為策矣比者關外連歲荒歉今年蕎麥大熟邊民無裏外咸知耕播之利聞朝廷施行屯田指揮下日西和一帶願耕者雲合風偃動以千數人心若此何可失也臣愚欲望聖慈申命四川制置司據目今已行就令利路提轉司因人心欲為之機撫天時難失之運先切選用土豪漸漸耕墾細民所不能墾之田則一寸有一寸之功一日有一日之利皆實効也事半功倍惟此時為然若夫屯田則先督諸將修葺原堡候畢日併將極邊荒田

八
御山集卷十六
十一
盡數耕播行之以漸要之以久不數年之間邊備隱然以戰則勝以守則固保蜀之策無大於此惟陛下裁之

直前奏事劄子二

論事變倚伏人心向背疆場安危

鄰寇動靜遠夷利害五幾

臣蜀之鄙人也陛下過聽擢司記注每朝侍前殿即東廂徑退侍後殿則俟宰執臣察奏事畢乃得造前凡所奏陳陛下罕所可否也退而問所謂起居注則歲月淹久事情寂寥問所謂直前故事則實替

之臣疑為久曠臣以記言司過為職而每有含毫閣筆之羞竊有感焉帝者之盛中外無虞而臣傲其君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君戒其臣曰勅天之命惟特惟幾蓋未有一日不兢兢業業一時不整勅誠以起居動作之頃莫非天命之流行斯須之存而吉凶判焉悔吝生焉可不甚懼矣乎而况今日之事幾微既著兢兢未加則臣所未諭今請試陳其略士風偷薄世道頽靡面譽背毀心私迹公此事變倚伏之幾也師老財殫幣輕物貴常產既竭本根易

搖此人心向背之幾也民夷雜居客主不敵濟淮兩大帥乘異情此疆場安危之幾也金酋初立委政舊臣歛戍息民招攜棄怨此其志不在小重違不發則情態巨測脫請繼好則從違皆難此鄰寇動靜之幾也鞭使既至行人亦還情偽未明邀求難塞土疆歲賂禮際盟約既費講畫而越國以兆戎交遠以疑近示弱以誨盜此遠夷利害之幾也然則即是數端豈誠無一事者縱有識時務通國體之臣乃不得措一詞于下風使潛運密移百廢具舉則有司因人成事已不無曠官之愧脫有不虞之事電發焱至則淪胥之悔將不及追是可寘之悠悠而不速圖之乎臣今姑以事之關於節目者言之沿邊屯田或請分授歸附或請雜募兵民或請專招土豪開墾而徐責其輸租豈無一可行而累歲未能決楮幣日輕或請增鑄鐵錢以平銅會或請改給新會以解折半抽兌之疑豈無一可采而累歲未之行沿邊忠義人或請分處授田以換其羣或請增招正兵以權其勢或請以補正兵之闕而自為一軍沿邊功

賞或謂荆鄂總軍西陲忠義皆嘗立功而未蒙賞或謂二邊將士有喝四五官資累至數十而無一真命者或請帥守監司具其著者而拔用之將帥之選或謂沿邊長官各舉所知或謂以次攝長待其有功而後真授或謂將非真授則無以令其下疆場之備或請增淮戍兵之生券以厚其廩或謂給沿邊之閒田以資其生糧運一事也或謂徒平江百萬倉於京口以省費或謂增鎮江高郵諸郡賞格以勸功大抵若此類者甚衆不容徧以疏舉然揆諸事體則節目可舉者耳或延訪有識之士精辯而衆決或分畀受任之臣審度而力行皆非有所甚難也今曠日持乂且無成說况有如臣之所謂事變倚伏人心向背疆場安危鄰寇動靜遠夷利害此皆目前必至之患及今汲汲圖之已不可謂之知幾矣而不思所以應之乎人之精力終為有限縱能兼覽徧察亦恐詳小遺大竊見先朝舊制或有弊事當革則令侍從言語之臣條具聞奏凡以察時幾而共天命尊道揆而盡法守集衆思而廣忠益兼於當

否之間足驗人才之實此在政府可舉而行臣愚欲望 陛下速諭大臣思天命之難謀察時幾之易失哀取弊事久而未革者具以來上斷自 聖意命侍從臺諫給授筆札使退而即其聽治之所各盡所見以聞 陛下與大臣詳擇其中而力行之則一事有一事之益一日有一日之功幾至能乘事來能應不猶愈於坐觀事會而聽其勢之所趨乎惓惓之忠惟 陛下速圖之

貼黃

臣竊見韃使方通已費 朝廷處分又聞金酋新立情態頗異使其鴟張豕突為計尚淺萬一蓄力養銳而亦以和好之說嘗試于我將應之否乎竊料人情厭兵困役之餘必幸其可以稍紓目前而義理之是非事情之利害必有所不暇計臣今姑以利害觀之亦恐和金則韃疑交韃則金疑交金韃則山東疑况又事會方將幾微錯出皆未可逆料諸戎羣盜亦將以是覘我淺深所關甚不小也欲望併諭大臣博訪而審思夙講

而豫定使吾大體先立而常有以應之
不惟可以折狡虜而消覬覦亦使苟簡
遷就幸變遂非之說不得以乘間竊售
伏乞 睿照

論士大夫風俗

臣聞人主所與共天下者二三大臣也二
三大臣所與共政事者內外百執事也君
臣一心上下同德表裏無貳顛末不渝然
後平居有所裨益緩急可以倚仗如人各
有心身自為謀則可否不得以相濟小大
不能以相維而天下之患有不可終窮者
矣易之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其彖曰維君
子為能通天下之志蓋人之心公則一致
私則萬殊無以通之則萬殊不一之私心
足以害天下至同之公理此其事伏於冥
冥而人莫之覺故論今日風俗之弊者莫
不議其尚同也而臣則疑其未嘗有同也
進焉而柔良退焉而剛方面焉而唯唯否
否背焉而戚戚嗟嗟成焉而挾其所嘗言
以誇於人不成焉而託於所嘗料以議其
上省曹之勘當掾屬之書擬有司之按事
長吏之舉賢思馬則歛而歸已怨焉則委

之曰此安能以自由天象之妖祥時政之得失除授之當否彊場之緩急言焉而得則矜以為功否焉則訕之曰此徒言而無益嗚呼龍斷而望可左可右躋閭而語可出可入蓋耆利亡恥之人貪前慮後者之為耳士大夫而若此則其心豈復以國事為飢渴休戚者哉蹤跡詭祕朋友有不及知情態橫生父子有不相悉使此習也而日長月益見利則逝見便則奪陛下亦何賴於此也况自比歲封章奏疏對策上書大率應故事徒文具而無惻怛忠敬之實而諉曰惡訐以近名也忌激以敗事也其號為讜直亦不過先為稱贊之詞而後微致規切之意如論治道則曰大綱已舉而節目小有未備論彊事則曰處置則宜而奉行稍若未至前後相師如此類者未易悉舉然猶日鍛月煉晝刪夜改而後上達夫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而孟子謂其不敬莫大乎是今之為此說者是敬朝延乎慢朝廷乎昔者固有百勸而一諷八律而一諫者矣固有約至上前而背其議出言不可而入言可者矣又有始是什三

中是什五後是什八始言十事俄去五六
又去七八者矣所以徘徊顧望則亦有說
臨之以投竄死徙也震之以斧鉞刀鋸也
然猶有駢頸刑戮竄名雷霆而不顧者今
未有漢唐之甚而知莫敢言言莫敢盡非
誠不敢也彼其心謂吾君不能行謂吾相
不能受寧裸頰而裏藏面從而腹誹人見
其同也而臣見其未嘗同也人謂其有禮
且敬也臣謂其至無禮也至大不敬也雖
然士習至此亦有由然者矣老師宿儒零
替殆盡後生晚輩不見典刑既無所則勸
重以正人端士散漫不合故妄揣時尚習
諛踵陋而久不知覺臣爲此懼深願
下與二三大臣察人心邪臣之實推世變
倚仗之幾拓開規摹收拾人物苟挺特自
守者雖無順適之可喜而決知其無反覆
難信之憂必假借而納用之雷同相隨者
雖無觸忤之可憎而決知其有包藏不測
之患必踈遠而芟夷之若是則意嚮所形
人心胥奮平居有規警之益緩急無乏才
之憂其於治道興替關係匪輕臣不勝區
區芹曝之私

乙酉上殿劄子三

二月五日

論人主之心義理所安是之謂天

臣不佞待罪史臣獲際陛下龍飛御極命侍從言語之臣以次面對切惟澄源正本罔不在初臣不敢掇拾細微具文應詔臣聞心者人之太極而人心又為天地之太極以主兩儀以命萬物不越諸此故天之神明春秋冬夏風雨霜露地載神氣為風霆流形庶物露生其於人也則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蓋貫通上下表裏民物自繼善以及於成性皆一本而分也而人心之

靈則所以奠人極人極立而天地位焉孔子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子思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夫天高地下人位乎其中判然三才若不相接也而五行二氣自一而分故上下同流彼動此應使行乎宮庭屋漏之間炯然清明無少愧怍則仰觀俯察光潔昭著前參後倚流布充塞無非此心之發見一有不慊則眎上帝而夢夢顧四方而蹙蹙雖日星草木亦若隨人意而不舒者陛下謂此心之外別有所謂天地神

明者乎抑天地神明不越乎此心也正月之朔風來自乾丁丑既望月蝕于翼占者以為兵戈之應迫近之象而雷電先時而發雨雪繼雷而降劉向亦以為陽不閉陰陰見間而勝陽之應然而此必有感而後為應既應則復為感不可以其變在外而忽之其事已應而幸焉側聞陛下嘗謂講讀之臣夜來雪作朕終夜為之不安當益恐懼修德大哉聖言此正求端用力之要也且陛下居深宮之中十手十目所不睹聞也而惕然終夜若有臨乎其前者以此見天非蒼蒼之謂也陛下之心與億兆人之心義理所安是之謂天不愧于人是不愧于天也不畏于天是不畏于天也臣願陛下即此不安之心而益加推廣其見天地也毋專以禱祠為事常使此心兢兢惕惕如與天陟降如在帝左右可以對鉞而無愧奉宗廟也毋專以備物為饗常使此心恐恐翼翼如見乎其位如聞乎其容聲可以受終而無作事太毋也毋專以儼恪為恭常使此心洞洞屬屬如執玉奉盈如將弗勝可以感通而無間對

公卿百執事毋徒以尊嚴為儀也常使此
心寬虛平夷盡下而無所伏對經生學士
毋徒以誦說為功也常使此心緝熙光明
日新而不可已播告于萬方有衆毋徒以
言語為化也常使此心明白洞達觀感而
無所惑心有未喻必反覆問辯以求之毋
厭煩以自畫也心有未可必執復思念以
圖之毋恥過以成非也夫如是息養瞬存
朝習暮益無頃刻之間則大本既立何事
不可為以證諸庶民以攷諸三王以建諸
天地以質諸鬼神以施諸後世何往而不
可合也不然則庶民且弗信而况其他乎
聖學淺深之候氣數屈伸之感世途理亂
之變人物消長之幾根於此心決於此時
惟 陛下速圖之

貼黃

臣伏觀 陛下潛邸舊名即躬行日用
之至要臣今所陳一篇大意無出此字
臣竊見 祖宗朝惟周頤避 英廟藩
邸名字改名願其餘文書格式於 累
朝舊名止是不得連犯二字如蒙 睿
旨下有司檢照祖宗故事施行亦足以

仰見陛下謙冲表勵之意併乞睿
照

論敷求碩儒開闡正學

臣自去歲嘗以士習之弊告于先帝大抵謂今之為士蹤跡詭秘見利則趨脫有緩急不可倚仗今不幸而言中小則賣友以求免大則賣國以偷生雖其自麗典刑然已有傷國體不及今圖所以久安長治之道而隨事隨救雖嚴刑峻法比而誅之不能禁也臣以慶元進士嘉泰學官開禧館職嘉定史臣三十年間得諸舊聞驗以親見蓋自乾道淳熙以來涵養作成大儒輩出學者景從淳熙之季雖已有唱為道學之目者然而儒風鼎盛正理常勝自尊韓柄國又更偽學之名以排斥善類其始也宗相之黜舉朝咸曰不可以是得罪者凡五十餘人太學生上書固爭亦蹈難而不悔猶以見先朝表章風勵有益於人心者若此自學禁既密士習日浮夫所謂伊洛之學非伊洛之學也洙泗之學也非洙泗之學也天下萬世之學也索諸天地萬物之奧而父子夫婦之常不能違也約諸

日用飲食之近而鬼神陰陽之微不能外也。大要以六經語孟為本，使人即事即物窮理，以致其知而近思，反求精體實踐，期不失本心焉耳矣。其偽而被以此名，屏不得傳於是，驅一世而納諸近功淺利之域，以漁獵為學問，以綴緝為文章，以躁切為實才，以貪刻為奉公，踵陋習，諛恬不之講，方時苟安，害未甚見也。一旦開邊之議，大官唱聲，一口附和，其不謂然者，不過一二館職之卑耳。卒之內訌，外猺誤國，殘民流毒，至今夫學術之不明，其害乃至於此。自嘉定以來，雖曰亟更曩轍，然老師宿儒零替殆盡，後生晚學散漫亡依，其有小慧纖能者，僅於經解語錄諸生揣摩剽竊，以應時用，文詞浮淺，名節墮頓，蓋自其始學父師之所聞，導子弟之所課習，不過以譁衆取寵，惟官資宦室妻妾是計，爾及其從仕，則又上之所以軒輊，下之所以喜愠，亦不出諸此。古人所謂為己之學，成物之本，固不及知也。一旦臨小小利害，周章錯愕，已昧所擇，脫不幸而死，生臨乎其前，則全軀保妻子之是務，雖亂常干紀，有不遑恤嗚。

呼使此習也而日長月益平居無直諒多聞之友立朝無正色犯顏之士臨難無伏節死義之臣雖利在盜賊利在夷狄亦委已聽命而已 陛下與大臣俱何便於此哉 陛下嗣服之初正明示好惡作新觀聽之幾願與大臣圖惟長久安寧之計毋以書生為迂腐毋以正論為闊疏敷求碩儒開闡正學使人人知其有禮義廉恥之實知有君臣父子之親知此身之靈於物而異於禽獸也則見得必思義見危必致命夫如是而君享用賢之福為人臣者亦職有利焉周頌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 朝廷正而天下治此斷斷然如穀之可以療飢也惟亟圖之

論除授之間公聽並觀如元祐用人臣伏準正月己巳 詔書令臣舉賢能才識之士又準辛卯 詔書令臣悉心啓迪毋有所隱顧一介踈賤旬月之間游被詔墨竊窺 聖意固欲兼采衆知急聞直言然臣嘗妄議下之從上也不從其所令而從其所行夫使者俊在服忠言日聞直不見踈才不招忌則聲氣之合有不待觀

勉而至者不然闕葺得志阿諛成風愛賢而不親禮善而不用則稍知自好者將望望然去之矧所謂真才碩能者乎熙寧元豐之間非無君子也自王安石呂惠卿逐異已以快其私元氣銷靡若不復見一旦哲宗踐祚崇慶垂簾振而新之則大小胥奮於是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在相位呂大防韓維劉摯范純仁在政府鮮于侁蘇轍孫覺梁燾范祖禹朱光庭傅堯俞呂陶為臺諫蘇軾在翰苑范百祿曾肇劉攽蘇在詞掖而經筵講讀官則傅堯俞韓

范祖禹趙彥若崇政殿說書則程頤召而不至則范鎮也史官則陸佃曾肇朱光庭黃庭堅自餘此類不可殫紀然而所謂元祐諸賢之盛則非借才於異代也有作新觀感之實德有丁寧惻隱之真意故數月之間精采頗異爾雖然此特元祐初年也七八年間大抵若此其間調亭既入雖若稍不逮初然正論卒勝世號宣仁為女主中堯舜寧不信然臣愚欲望陛下試取臣言參稽史冊內以稟承慈訓外以申命大臣自今除授之間公聽並觀如元祐

鶴山集卷之十一
三
用人使才器分量無一不當其位則實意
所孚善類皆為時而出詩曰國雖靡止或
聖或否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艾
陛下幸毋以乏才忽之臣不勝區區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十六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十七

奏議

直前奏六未喻及邪正二論

臣愚戇少通充負柱下迺者誤叨 詔墨
令得與講讀諸臣悉心啓迪無有所隱臣
既陪入侍復許直前敢無一言以塞大問
臣聞人性無有不善而後世有性惡之說
人情莫不欲安而後世有喜亂之說非後
之人不古若也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
以直道而行也言今此之民即三代之時
所以是是非非公平正直而無所回遻之

民也然古而好善今疑其惡古而欲安今
懼其亂何也古之人垂憲象魏屬民讀法
其明白洞達日星垂而河漢流也登進而
顯之敘情以憫之其真實惻隱疾痛呼而
家人謀也夫上以明白洞達真實惻隱示
其下而下不以情事其上則非人類也自
後世而猜防日甚塗其耳目也而曰以神
道設教惡其議政也而曰不可使知之夫
民至愚而神決無可罔之理今罔之祇所
以擾之迨其諱然而不寧也則疑其性惡
咎其喜亂嗚呼此民也獨非三代直道之
民乎而所習迥爾別亦未有以通其志耳
臣嘗以是求之而有未諭於今日者凡六
事敢為 陛下歷陳其目 陛下自即大
位中外翹首跂足以望治於朞月間而天
心難諶事變狎至民不見德惟戮是聞向
也寢火於未然今然矣向也枕蛟於未噬
今噬矣俛俛行邁曾靡所臻有識之士往
往相謂累朝初政降詔求言矧茲旰食之
時必首出此而久未有聞為惑滋甚嘗詔
侍從兩省臺諫卿監郎官日輪一員面對
意雖甚美然踐祚累月方聞詔旨詔旨至

今又數月矣而對者僅及十餘蓋由一旬之間雙日不坐御殿之日止引一班故對羣臣之時稀疎寥闊若謂恭嘿不言則便朝講殿固如平日矣獨於求言聽言而用其簡也祖宗盛時受朝決事或至日中不遑暇食退食之後再坐引對或當暇寧猶御便殿或引至四五班不以為憚臣侍先帝殿切幾一年是時將倦于勤猶日御前後殿班引至再和顏屈已靡有厭斁此陛下之所親見也今始初清明顧在廷百執事且不得數望下風則凡見辭奏事封章扣匭更無由至前夫生於深宮之中不知稼穡艱難者固有之矣陛下習知民間疾苦今遽爾隔絕臣竊慮之半年以來都城之內但見屢指黃金以贖妄言之人夫以妄言獲罪雖其自取然而求言求言之詔但聞戰勝之令此非初政所宜有也昔人謂防民之口甚於防川蓋言以宣意使壅塞不通則一旦潰裂將不可復收故周以監謗之令削秦以誹謗妖言之法亡漢晉隋唐之季大抵皆以災異見於上而不悟百姓怨於下而不知變起蕭牆過就

衰替 陛下所宜明白洞達以是爲鑒而忽不加省此臣之所未喻者一也陛下自即大位宮壺行三年之喪所以教民知孝簾帷侍五日之聽所以示民有尊矧又定省溫清秉禮不違飲食起居稟命惟恪厥惟子職若既無毫髮之憾者而臣猶有疑焉天子之孝以安國家定社稷爲先故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此大舜之孝也今內患外禍稠見疊作而陛下未躬聽斷以弭毫萌中外皇皇未知陛下所以爲宗廟子孫之計而顧以承顏養體爲足乎且姑舉一事以明之 陛下之於齊王錫之珪符爵之茅土居之輔郡贊書旁午恩意優渥非特以全兄弟之倫孔子所謂父母其順矣乎陛下蓋深體此意也然而爲之師傅既無賈誼始終梁王之忠謹視盜賊又無張敞保全昌邑之智不幸而見汙匪人以殞厥命而 陛下未聞有愧謝表盃輟食哭甚哀之意自三日罷朝之後其餘恤典雖略講行而人不盡知使 陛下所以孜孜愛兄之初心亦未能盡白於天下遂使訛言

胥動併為一談且濟王之卒凡有耳目誰不睹聞而小民無知妄相騰播莫肯奠居近在畿甸間猶不能家喻戶曉遠而荆襄川廣襲訛承舛抑又可知萬一有盜賊小人乘間伺隙假託名字以為亂階雖亦終於自斃而目前塗炭無及於救臣恐古人所謂安國家定社稷之孝不若是也夫子曰斷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自春以來其為一木一獸不已多乎臣謂今日之所當明白洞達者蓋不止此而此亦動搖人心之大者今若內出手書深惟既往之悔明諭聖志而圖所以厚其終者使天下曉然無惑於浮言則日月之明其食其更莫不成仰此所以通天下之志而銷禍亂之本何疑何憚而久不為此此又臣之所未喻者二也山東歸疆河北請吏此百年所未有之機也然而不井牧其田野不城池其郡縣而移其民人使之烏合蟻聚於淮甸間抗民之精奪士之籍猶以未足也聽其剽掠境外以白衣食此前代之所不為李全分閫授鉞受任山東而倏往忽來靡有定鎮亦前此之所罕見然而尚有

可諉者曰事無大小稟命 朝廷至於辯
謗請祠以明君臣之義執挾庭拜以伸制
聞之威而二月丙辰之變人情憤鬱不平
全於斯時復能引咎自劾迨徐晞稷赴鎮
全又屬橐迎拜涕泣自陳此豈惟逆順之
理曉然於全之心有不可泯亦以堂堂中
國德澤在人小有陸梁則自貶翦滅此全
之所必不為而况天下之惡一也惡於
朝廷而保於我則出乎爾者寧保其不反
乎爾且主帥被害而全無以治之則全為
主帥亦將無以令其下此亦非全之利也
全以忠赤來歸名聞夷夏雖其部曲亦皆
能以勲業自奮第功行賞富貴方將是豈
肯庇一首惡以自隳前功若假以旬月全
必有以自見臣謂若更自 朝廷明白洞
達推赤心以喻之使其速殄凶渠以伸
國憲則名譽垂諸簡策祿澤及其子孫全
非木石寧不樂為若其姑託空言而終無
以自見則神人共憤曲直有歸如漢侯王
如唐藩鎮縱能以阻兵怙惡假息於一時
終亦以遠理亂常覆宗於異日此在 朝
廷可以明諭此指而久不為此臣之所未

論者三也古今惟不次用人如傳說呂望之儔最非易事其次則莫若資望兼采董仲舒曰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才雖未久不害為輔佐蓋言不次用人必賢者而後可若以其小有才也遂使當賢者不次之任則不待已試而人固已逆知其必不勝任矣 國家盛時儲蓄將帥先自遠路監司漸擢京東西淮南俟其績用既章則擢任陝西河東北三路及成都路自三路成都具有成績然後召為三司副使或未可輟則就理資序遂升都漕以備帥臣之闕夫其資歷若此則民情吏狀土風物宜道路山川甲兵財穀皆已周知而悉察之其歷官既久積代已多則中外知名華夷信服如是舉而付之方面授以鈇鉞則未用而人期之既用而人信之有所不為為之可使事半而功倍今也不然願旨如意耳不必資歷僥倖嘗試耳不必譽望嗚呼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人至於忠忱體國真實任事則圖惟國事之濟言慮所終事惟其是而豈肯隨聲附和以僥倖萬一乎臣姑以淮東近事明之臣以嘉定壬

午造朝其於事殆不及盡知但見應純
之之後為賈涉涉之後為許國國之後為
徐晞稷蓋涉見疑於純之而代純之國見
惡於涉而代涉晞稷見忌於國而代國皆
以前者為不善也而後取其所不合者驟
遷以救之然則寧保後之不非今乎美錦
微物也猶不使人學製豈百萬生靈之命
嘗試於數人之手而恣然不以動其心乎
竊窺廟筭本欲彌縫禍隙鎮安人情而乘
間伺隙者遂得以竊售其說前帥未敗則
隙為傾擠之計不幸而言中則顯任彌縫
之責故朝廷但謂別用一人則不諳本
末未識意嚮姑臣所教以冀暫安豈謂此
輩徒務營私寧暇體國况其涉歷尚淺智
識有限以亂救亂安有窮已此當及今明
白洞達盡懲曩誤更用老成老成之人惟
欲行道救時豈是好高立異姑未問其才
略但資威望亦足鎮安今金陵未謀帥守
宜以是選擇諸鎮近輔未得人亦宜以是
更張此可以三隅反矣而悠悠未決臣之
所未喻者四也占者國有大疑則獎之使
進尚恐心志不銳思慮太周若是戒使遠

鶴山集卷十七
八
謙則顧避全身自防不暇此言最近人情
敢切今日而况家國之憂人人所同亦欲
各盡所懷以圖國事之濟是豈張皇漏泄
潔身取名之時若使上之人明白洞達以
總大體以開忠益以清中書之務以盡百
司之職則合衆智以為智事簡而慮周何
為不可而必欲掩匿覆護智慮所不及精
神所不逮則當斷不斷常有後時之悔此
臣之所未喻者五也夫國之恃以立者人
心也人心之所歸則明白洞達至公而無
私也今平居無事以官資崇卑軒輊天下
士以意嚮異同親疏天下士士而可以軒
輊可以親疏則所得者寡庶鮮恥之人耳
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今顧遏其欲
而不得行徒使之浮沉俯仰充數備員夫
充數備員而不能以伸其壯行之欲其勢
必將以不得其職而去則又積歲累月牢
辭固拒必使之邪正雜揉心迹莫明是壞
於 天子之庭而後已如此而欲以得賢
士大夫其決不然也八九年間邊不撤警
財殫力屈十室九空而貪暴之吏以苛征
趣辦為能根剝積負重催豫借橫科抑納

靡所不有而以此欺 朝廷曰吾能不費
朝廷一錙一粒而用度無乏世安有是理
然尚有可諉者曰此用之公家也而又以
豐谿壑之欲又以供苞苴之饋蓋未償前
前債已迫後圖得失熏心固有藝極所謂
飾厨傳營土木事遊觀求贏餘又不與焉
使此輩肆於民上人不以貪暴者為怨而
歸怨於其上曰世未嘗乏才也胡為選擇
至此如此而望民心之不搖又不然也夫
士大夫同寅叶恭而後紀綱立百姓尊君
親上而後根本固今皆無以得其心矣或
者尚曰失士心民心皆無損於事惟不可
失諸君之心嗚呼世安有士心民心胥失
之矣而猶可以立國也况又物價騰湧廩
稍不給士卒常有飢寒之怨功賞 升
黜不明士卒常有疾視之意而又以貪將
債帥次第推剝三衙兩淮近且不察襄漢
梁益呼叫莫聞而尚以諸君之心為皆可
恃乎三者之心既無一可恃則 陛下孤
立於上大臣孤立於下臣不知何所恃以
立國竊意所恃者惟數有天幸爾穰侯曰

天幸多矣今又以天幸自為常也陸贄曰
幸不可以常覲也夫天命不顯其符俾有
國者兢兢以自勉今不明白洞達拓開規
摹兢兢然圖所以固結人心之本而恃天
幸以為國此臣之所未喻者六也臣既能
極竭其芻蕘之愚條陳六者之所未喻以
冀陛下明白洞達作新庶政以振國勢之
久弱以舒人心之積憤尚慮知聞不廣包
括靡竟無以仰裨 聖斷臣復定為邪正
二端以翼其說而 陛下試終聽焉臣嘗
聞之朱熹曰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九陽
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則闇
闇則難測故光明正大䟽暢通達無纖芥
可疑者必君子也回互隱伏閃倏狡獪不
可方物者必小人也臣嘗以是為察言觀
人之鑒而邪正之辨了不可掩如謂人事
有失則天象譴告此正論也謂天命不足
畏者邪說也謂憲章法度所當遵守者正
論也謂 祖宗不足法者邪說也謂丁寧
懇惻可以感動人心者正論也謂失在推
誠者邪說也謂正人端士可以扶持元氣
者正論也謂賣直沽名者邪說也謂正令

之行當廣謀博訪者正論也謂徒亂人意者邪說也謂事變之來當防微杜漸者正論也謂亟當禁戢者邪說也謂每旦視朝孜孜訪問者正論也謂尊嚴淵嘿使人不可窺測者邪說也謂勤恤民隱哀矜庶獄者正論也謂峻法立威使民莫敢慢易者邪說也謂親師講學以立政本者正論也謂俗儒不達時宜好古是今非者邪說也謂敵國外患宜急於內修者正論也謂虜無能為賊不足憂者邪說也大抵正論為陽邪說為陰陽開則為春夏高明發達陰闔則為秋冬冥晦而歛藏臣願陛下以臣前所陳未喻六條行之以明白洞達為目前補偏救弊之策以後所陳邪正二端察之於繚繞回互為自今考言觀人之要則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詩曰天難忱斯不易維玉惟陛下汲汲圖之臣不勝區區

封事奏體八卦往來之用玩上下交

濟之理以盡下情

七月二日

臣伏覩 詔書凡内外文武小大之臣有所見聞以封章來上者臣嘗讀易至天地

定位則乾與坤對山澤通氣則艮與兌對
雷風相薄則震與巽對水火不相射則離
與坎對此為先天八卦之序也然而語其
用則地天而為泰澤山而為咸風雷而為
益水火而為既濟蓋天道不下濟則地氣
不上躋山體不內虛則澤氣不上通雷不
倡則風不和也火不降則水不升也於是
而為否為損為常為未濟又即其大體而
言則水雷山皆乾也火風澤皆坤也其要
則乾坤坎離故先天之卦乾南坤北而其
用則乾上而坤下也後天之卦離南坎北
而其用則離降而坎升也大率居上者必
以下濟為用在下者必以上躋為功天地
萬物之理凡莫不然况乾天也離日也皆
為君之象坤地也坎月也皆為臣之象其
理顧不曉然未有乾坤不交而能位天地
坎離不交而能育萬物君臣不交而能躋
斯世於泰和也臣嘗以是攷諸今日之事
而未能無惑焉行一事也上之人以為是
而下或議其非用一人也上之人以為公
而下或疑其私上之人其詞常泰而下之
語常危上之人其念常紓而下之憂常迫

然則是居上者不能以孚于下而在下者不能以達于上此顯然為上下不交之證殆非細故也而莫有為之陛下言之且上之人曰方今事勢庶幾其暫安矣內而畿輔之間善政嘉令以次舉行謗讟訛言今且消弭雖曰早勢可畏而浙東一道雨暘時若雖曰物價未平而臨安一城錢會稍通外而疆場之事則齊疆魏服以次來歸韃虜金戎日就衰弱雖制閩遇害而兇徒自効已從鐫削雖狼心難保而委用得入必能調護此上之說然也而下之人則曰內患外禍未有稠如今者也正月而潘丙之叛使我不得以全兄弟之愛二月而劉慶福之變使我不得以全君臣之義三月而紀邦瑞之亡使我不得以保歸附之民四月而苟夢玉之死使我不得以庇勤事之吏五月而容星入于尾六月而太白見乎晝皆為盜賊兵戈之象目前事變雖若粗定而禍根亂孽元未翦除號令賞刑元未暢達內則以貪吏治彫郡以暴政涖怨民而根本既撥外則以假籍待悍將以弱勢操疆形而威柄倒持尚曰可以暫安誰

實信之上之人曰百官有司庶幾其無曠
矣內而有位之士無收並蓄以盡其才年
除歲遷以旌其勞雖多用親故然非親與
故則無由知其人也雖不拘資望然純取
資望則不必為吾用也外而任事之臣苟
見其可任則試之以方面雖遠衆背公不
違恤也察其可制則待之以不次雖滯刑
贖貨不暇問也凡此規摹自更化以來二
十年間未之有改雖亦非才旋即消弭
此上之說然也而下之人則曰曠官敗事
未有甚於今也廟堂之上大官倡聲一口
附和侍從之臣事不及知知不敢言臺諫
之任擬非所論論非所擬給舍之官號書
詞頭實注紙尾經筵之選職在切嗟動懷
顧畏百官有司問例決事計考望廷以至
將帥所以折衝禦侮也而國人非笑盜賊
戮辱監司所以揚清激濁也而賄賂相先
貪暴相習郡守所以平易近民也而與胥
為市眎民如讎夫所謂大臣者所以表儀
百工也今顧徂於得失利害之私而使百工
各不能以盡其職尚得為無曠乎不特此
也尊禮耆老所以勸賢也下之人則曰不

過隆以爵秩錫以鞶帶未嘗有所訪問此郭公父老所謂善善而不能用子思所謂以高爵厚祿鈎餌君子而無信用之實者也招延俊髦所以重朝廷也下之人則曰不過趣以溫詔位之間曹未嘗有所信任此詩人所謂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孟軻所謂終於此而已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朝廷未嘗以言語罪人雖事關廊廟亦示優容不可謂不受言也下之人則曰雖外示優容而疑其沽名惡其不靜終於逐之而實則喜佞諛而樂辯給也朝廷未嘗輕聽士大夫之去雖請至再三必示繫留不可謂不愛賢也下之人則曰雖外示繫留而疑其求遷惡其立異終於壞之實則私同已而用小才也朝廷之上士大夫日以綱常名分不立為憂下之人則曰君命犯而主威奪上無以表率而何以責在下朝廷之上士大夫日以禮義廉恥不張為慮下之人則曰苞苴直行而女謁盛上無以風勵而何以遏其流雖然不特下之論為然也臣曰陛下之左右而猶有未能釋然于心者陛下未明而尚衣進

服始旦而司輦出房九門洞開七翠森列
親臣近戚魚貫而入起居既畢二府分班
奏事宰臣留身密啓然後替者以新制引
一班上殿閣門報無公事則大駕已興陛
楯皆出此 人主御朝之事也為上
之人未始不曰 人主夙興眎事無關於
禮亦云足矣而臣疑其不然古人自朝至
日中曷不皇暇食猶若不給乃今 陛下
臨御幾一年中外非無事也臣每旦侍立
但見 陛下淵嘿臨朝頃刻而罷未嘗躬
親聽斷屈已訪問豈為君者真若是易易
邪臣又退而觀于有位蟲飛而與會盈而
退乘軒列哄以造厥司涉筆占位以書乃
事文案山疊披閱未終而鳴鍾戒時聚食
而返或造請權勢或奔走書謁此百官一
日之事也為上之人未始不曰人臣分曹列
局上下相承亦云可矣而臣謂不然古人
謂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其任至不輕
也况今內訌外猘事幾錯至豈是苟安之
時臣每旦就列但見羣臣位卑勢踈者猶
能治常程文書制錢穀出入位高勢偏則
謾不敢可否事優游拱嘿交委其責豈為

臣者亦若是易易邪臣至愚極陋者也固已惕然憂之矧惟民至神也下至衆也旣神且衆而道謗市議每與上之論若不相似然則是豈可藐如不聞乎 陛下潜邇舊學講究新功閱天下義理不為不多願試以臣言躰八卦往來之用玩上下交濟之理而思古昔以來有偏聽獨任忠言蔑聞百官有司不修其職發號出令不本於誠而挈持虛器長久而不墜者乎夫危機屢發而旋止此非美政也失今不治痞膈日甚將為不可治之證治之何如一言蔽之曰以下情達之上耳然而 陛下便朝講幄所對者不過三四宰執十餘講讀官縱下情未達無由上聞臣竊見 祖宗時侍從近臣率是親擢且非時宣召與之從容講論雖文武朝士至使臣選人亦時得進見而禁林館職尤號親密司馬光擢本此意嘗請日輪侍從一員晝直夜宿以備不時宣召今 陛下便殿講幄之暇深居禁中澹然無營獨不可親擢天下之耆哲位之禁近日輪一員時賜召對從容講論以盡下情乎 祖宗侍除臺諫亦由親選

每當言事雖於長官亦無關白自慶元權臣用事臺諫遂與給舍同爲廟堂私入臣以爲自今陛下於輪對羣臣之日察其議論之忠鯁器識之醇明東自宸衷或遇臺諫有關獨不可親加選任以盡下情乎祖宗時事關大躰必付之外廷集議自此日以來率是先期取納議狀此制遂成文具臣以爲自今國有大事獨不可不除近弊一付外廷公議廷辯衆決以盡下情乎祖宗時輪對羣臣及見辭官率是兩三班或食已再引自此日以來創引一班罕所諮訪夫人臣將有所言積誠以冀感格蓄聞以待疑問乃使之不得盡展所懷臣謂自今獨不可數對羣臣反覆問辯以盡下情乎祖宗時置登聞檢院以達四方之書朝政得失公私利害軍期幾密皆得上達今此制雖存僅成虛設自今獨不可申嚴厥司勿皆沮遏以盡下情乎大抵此數者臣自省事以來猶及聞前輩大老歷歷能言高宗孝廟時數對群臣及親擢臺諫等事又有語及兩朝集議輪對上書往往成誦每使人有恨不同時之嘆

自孽韓柄國此制始壞今而復之是乃所以述 高孝常行之規繼 先朝未終之志收人心於渙散固邦本於蕩搖此 陛下初政至近至切事也不然悠悠歲月上有失而下不諫下有怨而上不知如乾坤之否而天下無邦如水火之未濟而六爻失位臣莫知所以爲 陛下計矣臣西蜀寒遠誤蒙 陛下不以人廢言亟下求言之詔臣感泣思奮恨無以報稱今臣適以舊疾所撓凡再上祠官之請雖未蒙 俞允恐疾狀轉劇無復瞻望 清光之日故

尚支持餘息爲 陛下懇懇言之

貼黃

臣竊見 先朝奏疏率是直書其事無所諱隱乃自近歲先頌君德次陳時弊夫柔行巽入以庶幾萬一感悟固人臣之不得已不思本末源流元自一貫故大學之道自格物致知正心修身至於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初無二本今若曰君德已無闕特 朝廷未清百官未治方外多虞如此則是心既正身既脩而不能以治天下國家萬無是理 陛下

嗣德之初聽言之道尤當致謹如前所
云雖是人臣務取婉順引其君以當道
然恐傷於太易昧聖賢正本之論啓人
主自足之心是敢僭陳併祈 睿鑒

又貼黃

臣嘉泰間為學官伏覲 寧考以火災
求言時封章者百餘亦多有剴切者雖
曰降付後省而不曾施行嘉定八年旱
蝗封事亦付後省者詳見之施行此意
視前加廣臣時持節東川但見 朝廷
摘出頒行惟唐天鐸奏狀其詞諂佞卑

鄙固已料其為反覆之人後來果聞以
邪謀被戮夫嘉泰求言而不行固權姦
之無識嘉定雖亦施行乃取一唐天鐸
則與其元無施行也况天鐸始諂而終
叛以此亦見鯁直者雖稍忤而終可信
諂佞者雖易信而終可疑今來封事欲
乞 睿旨嚴限督趣委官選類取其不
阿者用其言而顯其人毋為具文天下
幸甚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十七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十八

奏議

應詔封事

今月十七日進奏院印書狀報到端平元年正月一日御筆節文內外大小之臣悉上封事凡朝政得失中外利病盡言無隱臣愚不佞自先帝龍飛策士誤叨親擢是恩首選由是被遇嘉泰開熙之間充員館學徒以愚不適時首沮開邊之議忤韓侂胄幾陷大戮賴先帝聖明尚今補外暨失

軍亡將之後先帝亟思其言中道追召臣
於江陵受命辭不敢前及佐胃既歿又拜
特招之命且至申詔趨行臣以養親固辭
改畀藩節凡十有七年先帝終不能忘即
元日大朝申加聘召浸階通顯獲事陛下
於謀廟之初臣於是時非不能緘默苟容
自同流俗徒見妖氛氣稜輝橫揜日月之
明亟起而排之自貽罪戾投之南安柄臣
初意將寘臣必死矣賴陛下保全改竄靖
州七年之間幸綴餘息以濡湛恩生還故
鄉實踰分表矧又以華職要藩拔之散地
辭不獲命感深涕零邇者伏覲陛下親攬
萬機大明黜陟將與士大夫更始如臣何
人亦被簡記進職錫帶示之褒表益懼無
以稱塞臣嘗觀宣帝漢中興英主也地節
二年二月霍光死史於五月後遂書親政
聽事至於樞機周密品式備具讀史者莫
不服其威斷而臣嘗攷之則紀與表異辭
蓋光雖卒光之子若舊尚分據樞要韋賢
年八十一老病尸位固自若也迨明年正
月而後賢克至六月霍氏之謀敗而後魏
相當軸丙吉張安世諸賢進用然則雖以

宣帝之英明而更新庶政猶遲之以一年
有半今陛下不踰旬朔立致丕平卓出漢
宣之右此上天悔禍以開中興之主也此
九廟神靈聳善扶誼禍寧推亡為國家植
無疆之休也遠方班白之老奉戢貪御筆
聽改元詔書流涕太息曰不圖餘齒尚見
太平之有期也况如臣者猥被兩朝不凡
之遇於此而猶不一言臣為有負臣嘗讀
書於二帝三王之制粗知顛末每謂始變
於周末大壞於秦不能復於漢而再變於
魏晉盡覆於五胡之亂此事既久今雖言
之未易殫數而目前所甚急者先以祖宗
舊典言之大抵始變於熙寧不盡復於元
祐而大壞於崇觀以後收拾於炎興之初
浸備於乾淳紹熙之間而又壞於慶元泰
禧以後今陛下始親政事登籲衆俊弼輔
丞疑之選言語侍從之臣下逮百司曠然
丕變失此時而不復舊典則將日遠日忘
孰為可望之時乎臣試為陛下以數十年
間身履目擊之事一一省記條例如後
貼黃臣聞天子之位所以畀有德之
人所能為也堯親舉天下而授之舜

誰不知之而孟子以為天與之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也雖然孟子之說則有自來矣伊尹復太甲而告歸周公復成王而致政允以為天下之命非人臣之功至介子推辭祿又謂天未絕晉必將有主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已力下義其罪上賞其姦其詞尤為明著是故晉悼公之討諸大夫叔孫昭子之殺孺牛宋文帝之討徐傳先儒是之周平王戊申以取揚水之刺漢文帝驕周勃以啓袁盎之諫漢宣帝畏霍光以昭嚴延年之劾先儒非之蓋人臣置君以徼利非國之福亦非家之福也是以人君之知天命之在我者惟義是制不以報私恩蓋防微杜漸之意寓焉陛下今日之盛舉既能以公滅私尚慮姑息之浮言或得以私害公敢昧死縷縷言之

一曰復三省舊典以重六卿國朝沿唐舊制分置三省中書取旨門下審覆尚書施行凡內降文書及四方章奏

至門下中書省者率送尚書省尚書
下六曹六曹付諸案關會節目既備
則以上尚書省送中書取旨既得旨
又以送門下省審覆迨其畫可然後
翻錄下尚書省尚書復下六曹施行
三省體統大抵若此若謂其迂回則
如元祐以後併中書門下省為一可
也而熙寧宰相王安石乃特置中書
檢正以分三省官屬屬之權至元豐
又以左右司代之是端一開冗權在
大臣則宰掾遂為竊弄威柄之地不
知熙豐以前未始有是蓋中書之屬
曰舍人門下之屬曰給事中尚書之
屬曰尚書侍郎二十四司二省皆有
屬也而所謂勘當指定乃六卿職分
豈必盡述熙豐大臣之意皆付宰掾
以專其事為宰相竊權固位計也韓
侂胄盜權之始猶分其責於宰丞侂
胄不過於日中以宣押入內密贊萬
機三省六曹之統體未盡廢也自侂
胄平章軍國然後二府屬官益重而
六曹長貳益輕然是時方謀關邊事

有期程佐胄久而厭之則令六曹凡
遇勘當即據事指定不得輒稱取聽
朝廷指揮中書之務由是稍清至嘉
定以來慮其權之分於六曹也每事
必付檢正都司而宰掾之權又重凡
文書至省必分入檢正都司擬一呈
字宰相命之擬則檢正都司猶云合
與不合送部勘當或且候若合字得
筆然後別擬送部部中據事勘當上
省則檢正都司之擬如前而易勘當
曰指定部中據例指定則檢正都司

又云再送部有無似此的然例而雖
令指定不敢明白蓋開兩端以聽所
擇則事或可行訂一說以必其從則
反以壞事是以近者累月遠者一二
年大抵多為迂回故作沮難實以為
上下市恩官吏受賄之地而况檢正
乃中書門下省之屬都司則尚書省
之屬而今混為一區寧復有可否者
乎其有事關機速則上不伺奏稟下
不俟勘當而有云尚先行者矣凡所
謂奉聖旨依奉聖旨不允有未嘗將

上先出省劄者矣有豫取空頭省劄
執政皆先僉押納之相府而臨期書
填者矣有疾病所撓書押之真偽不
可得而必者矣嗚呼宇宙大物也非
一人所能控搏雖堯舜猶舍已以從
衆雖臯夔稷契猶舉賢而遜能而後
世庸貪之相何等才分乃欲深居獨
運以機務之夥而付之二三阿諛順
指之人自王安石倡之章惇蔡京秦
檜韓侂胄倣之至近世而益甚今天
啓太平之運此弊首當更張臣在遠
外不及盡知惟慮檢正都司之筆迂
回繚繞之弊相承已久目前若未甚
害不知都司重而六曹輕乃歷朝權
臣竊柄之大端願陛下明辨而速正
之

貼黃宰旅宰士之名其來雖久而
職任甚輕迨熙豐以後檢正分察
諸房都司分治六官而事權始尊
至於近世都司逢迎宰相與聞機
事而外與制總諸司沿邊將帥相
賂以利其權任反出執政臺諫上

八
卷之八
先是侂冑特兩省之屬猶有所不敢為今乃於執政從官之中突出此項以小臣而與大政事體不順其事始於熙豐之誤而人不察伏乞睿照

二曰復二府舊典以集衆思國朝倣唐舊制三省密院分職授任各班奏事事有大者始得同進故有中書進擬有密院進擬有三省進擬三省密院同進擬為目若繁為慮實遠將使權一而任專各得以自靖自獻也不寧惟是二府奏事之後或別奏他事或時有留對則又聽非時扣閣或御資正殿或御迎陽門或開天章閣皆出於進擬奏陳之外大抵三省不嫌於異論二府不嫌於獨對故有同視一事而東西府各為一說者載在史冊不可勝數盖以大臣之位非他比也天子所與共天位治天職而臯夔稷契伊傅周召之臣贊襄帝王以繼天立極即是位也今乃好臣所教苟用可制使之羣趨旅進宛舌同聲渥昇

之形包否之羞以覲顏於衆庶之右
為人主亦安用若人哉彼柄國者之
說不過曰分班奏事或得以陰售其
私如韓縝嘗以中書獨進擬而私姻
戚曾布嘗以宥府獨奏事而擠宰臣
使其同進必無異論是說也固柄臣
之所便然惟當擇君子而信任不當
用小人而猜防也蓋和同比周正君
子小人之辨若皆君子雖異論而同
心若皆小人雖同詞而異意是以祖
宗盛時宰執多至八九人少亦不下

六七更相可否不為苟同中興省官
猶至五六秦檜專國則兩府之二各
一慶元初侂冑嘗欲自為樞密或告
以事權不專反不若辭名居實則無
不統久之監惠民藥局夏允中迎合
風旨引王旦呂夷簡文彥博故事建
平章軍國事之策執政譁然不平此
議中輟後數年卒行之然是時二府
有宰相有執政官也迨嘉定而後以
相兼樞又合而為一夫以相兼樞蓋
富弼所謂邊事係國安危不當專委

樞密此猶有說而執政若皆兼佐二府則更無分班者矣何以參稽衆論各效已見乎更惟陛下衆建而審圖之

三日復都堂舊典以重省府國朝盛時以尚書為外省受四方詎牒置政事堂於禁中為宰執聚會之地凡有司之公見府史之呈書率合堂同席僉議衆決日下晝數刻鳴鐘會食排馬歸第然百年之間未建私第猶儼民居往往距城回遠則出省之後吏持

文書走諸第率多稽遲或至漏泄神宗皇帝病其若此度地于關之西南為東西而二府各四位將以嚴謹事機也然而連牆接畛警咳相聞則怙權營私之相多謂不便是以偃然私第不恤同列蔡京以來相承皆爾南渡草創三省密院合為一所宰執會議日至三四呂頤浩居私閣治事人已議之其後雖建諸府而秦檜自居望仙橋私第至韓侂胄以萬壽觀使竊弄威權事多牽制自平章後三

日一入堂蓋亦知私第領事之為不安也方宣押赴堂之明日非入堂日分吏抱文書以俟于私第宰執始至堂無門焉者陳自強誤加何問從者荅曰吏至太師府呈押文書自強始憮然以覺搖手喏口曰勿言勿言蓋先是未有一日不入堂一吏不住省者當時宰執蓋創見也乃自近歲養病不出視為常事嘉定間數以稱疾在告猶不過數月而五六年間威勢已成遂至決事於房闈操權於牀第人莫知其存亡吁四海之內能言之類至衆也而使拱手聽命於冥漠之中其上無人主旁無同列下無百官士民此安石京檜佐胄之所不敢亦已甚矣今聖化更親已事固不待論重惟舊制若此惟陛下深鑒而力持之

貼黃秦檜私第後以為德壽宮臣不及見臣猶見韓侂胄擢貴時以天慶觀為朝士候謁商賄之地有三五日而不得見者至於近世則

道旁之菴寮實為候謁之地四明
之大慈寺實為取財之媒故士稍
知廉恥者決不肯造乎其間今君
臣論道之初首鑒此弊若真意實
德持之悠久則宗社生靈之福也

四曰復侍從舊典以求忠告國朝侍從
之官自大觀文至待制非一職也而
責之論思獻納其意則同給事中舍
封駁已行之令中丞諫議以言為官
此不待論而翰林學士六曹長貳雖
非言責亦未嘗不因事獻言也熙寧

詔書責從臣之不言司馬光辭副樞
亦曰侍從之臣於事無不可言是以
立儲副正官闈議濮園爭新法辨河
防論邊事莫非侍從之臣延辯而衆
決南渡以後此風未泯也紹興虜使
之來張燾晏復魏矼張九成曾開李
彌遜梁汝嘉樓炤蘇符簫振皆以侍
從爭之於是自副古史以至郎中察
院館職樞屬論奏踵至興隆乾道間
用龍大淵魯覲如周必大張震龔茂
良諸賢皆有論列孝皇始雖不納卒

以陳俊卿一言逐之乾道用張說張
拭以侍講上疏范成大以西掖封還
詞頭周必大以翰苑不草荅詔莫齊
在後省不書錄黃至於臺諫交章爭
之韓侂胄之始羅點樓鑰徐誼彭龜
年林大中章穎鄧駟諸賢皆以近臣
首嬰其鋒國子祭酒李祥博士揚簡
太府事丞呂祖儉下建太學生揚宏
中周端朝凡六士及呂祖泰等皆羣
起而攻之於是宰執從官以下中外
之得罪者不下五十余人乾淳餘澤
之未泯其功盖如此自慶元二年以
後士氣頓索習成喑啞一日侂胄唱
為開邊之議惟徐邦憲自處州召還
力陳弭兵之說朝奏暮黜臺官徐枬
從而評之執政如錢象祖繼以議論
謫信州居住此皆臣所目擊臣雖不
足數亦嘗有言於二臣之先嗚呼國
之大事而此三人之外更無一人言
者是時上距慶元之初曾不十年而
為權燄所挫消鑠骹一至於此其
後既降詔出師事大抵重侂胄慮謗

之歸已也。因李壁之請，令侍從臺諫三衙沿邊帥臣各以已見條具。自此詔一下，諸臣不容依違，然後手足呈露，顯然為附和之說，其不謂然者，乃出於人所不料之。不常任士氣，益可想見。嘉定以來，號為更化，不此之監，抑又甚焉。至使士大夫嘲侮有謂侍從之臣，無論思而有獻納，獻納云者，譏其以貨取也。臣實耻之。今大明麗天，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親近之臣，必不踵承陋習。惟陛下明儉而開導，辨力行之人，曷稱茲選而况精神氣貌之感發威儀文辭之著見於觀摩麗習之間，有薰陶漸漬之益，此豈諛聞單見之士所能辨此。其如祖宗故事，先賢出處較之六經之學，已云易知。然而有一事而異，載一人而多說者，若無博見多識之功，亦非倉卒可通。乃自數十年來，是官也，夫人而可為陛下天資高明，試以十年間所用者，人人而思之，必有以見其學之淺深，人之邪正，必知是人也。平居為何

人今乃在殊弼脩光願焯熹棧之選
則其玩歲愒日徒為具文以誤陛下
講學之功者從可知矣今陛下舍其
舊而新是圖朝夕所與講誦者必極
時之選更惟博訪而明辨之

貼黃臣昔歲聞之道路陛下聽政
之暇時以詞翰自娛夫詞翰非聖
賢之學也然在今能為二漢以前
詞章能知魏晉以前字法者亦無
幾人况其大者乎所謂大者必知
聖賢相傳者何事朝夕所講者何

學自修身齊家涖朝政官分土授
田建學制賦其規模制度視秦漢
以來率意更張之事精粗詳略為
何如既有以見乎此矣又必審問

類一網打盡由是臺諫皆用私人或
明示風指或迎合時意公論拂鬱朝
綱分擾先帝旋亦悔悟凡前日廢逐

鶴山集卷十八 十六
之人至恭禧之間而尚存者以次收
用於是道學之論息而恢復之說興
是時以臣所見雖曰觀望權臣而未
至呈藁也有關於目前之利害者風
之內之百執事外之監司守臣不盡
與聞也自佐冑之殛踞曰更化而猶
存舊臺諫二人黃疇若葉時旦各因
其官而進之使之攻韓黨以贖過人
固已疑更化之為具文其後凡除授
臺諫必先期請見餉以酒肴及論事
之時又以尺簡往復先繳全藁是則
聽之否則易之次序官職之崇卑挨
排日分之先後允易更換率至月末
風者不以為恠論者不以為耻及其
後也臺諫語人必曰近來文字皆是
府第付出臣始疑之一日李知孝為
臣言曰昨所論洪咨夔胡夢昱乃府
第付出全文審如諸人之言則又出
於呈藁之外故人謂臺諫為鷹犬之
不若蓋鷹犬之搏鳥獸乃其性然非
以求悅於人也而臺諫狗人忘已則
非性之所安何鷹犬之可擬乎今親

政之初親擢臺諫一掃舊習天下莫不延頸思望太平臣願陛下篤信而力行之

貼黃臣每見四十年間臺諫罷去或他遷之後貪污狼籍之狀人人能言之朝廷亦明知之而其一時私意所論之事所劾之人省曹百司尚守之不移夫既鷹犬之不若而尚以其言紛更典章摧抑善類久而不復蓋害政之大者欲乞斷自聖意將四十年間輕改之事誤

廢之人委官置局抽索前後奏牘從公討論速與改正其給封駁不當及監司帥守其人不足倚仗者並合一體討論改正施行

貼黃臣每見邸報內臺諫文字泛稱臣僚臣妄謂合照先期舊例各出臺諫姓名庶幾播之四方書之史冊善惡邪正各有所歸然後言者莫敢妄言伏乞睿照施行

七日復制誥舊典以謹命令國朝尚倣前代制誥之選名號紛紛不可殫述

大抵內制之臣自大謔令外國書許令進草之外凡用拜之事召入面諭有當奏稟則君臣之間復更相可否旋為增損以合舊制乘輿行幸則侍從以備顧問有請對則不隔班有奏則事用榜子關白三省密院則合用諮報而不名所以號曰內相者得與人主上下古今宣猶出令其重蓋如此外制之臣分治六房掌行命令隨房當制凡事有失當得以論奏封駁每旦諸省即紫微閣下草制俟宰執

出堂始得下直劉敞嘗得追封皇子公主九人詞頭當宰執將出堂之時敞立馬却坐一揮九制夫敞非以辭能銜敏也故事百官除授未有不受告而後供職雖追命贈襚之制亦不踰日也自中興多故始有不候受告先次供職之命因循日久習為故常大失命官之初意迨四十年來則事日益異而其大要則內制失之先外制失之後凡皆牽制於柄臣而不得施其為內制得朝廷將有除拜必擇

其可以奉使者而後用之如王德謙蘇師旦節鉞之除當制之臣皆於未兼直前先稟風指未宣鎖前先呈制草其餘制誥亦莫不然至於近歲又非前比往往兩學士各為一制或經宰相塗改取其一為宣布裁其一為荅詔相承既久而人不為異此內制失之先也其為外制者既得詞頭旋營假手臣所見於恭禧者猶有五日十日之限至於近歲愆期已甚凡在邇列猶至半月兼旬尚後受告外之

監司帥守則有已及一考而猶帶新除者嗚呼王言惟作命一詞之出雷厲風飛蓋紀綱之攸繫而可以牽制拘攣視為文具乎雖然此猶以代言之事責之若內制之不時請對夜直宣召外制之駁正除授封選詞頭非此蘊剛大之氣負淵源之學者不能居此今亦夫人而能為之矣今聖化重新此亦更張之要者惟陛下親擢而舉行之

八曰復聽言舊典以通下情祖宗盛時

受朝決事或至日午其有奏事已久
餘班不能悉引則命太官即殿廬賜
食或輔臣未退亦賜食殿門食已再
坐復引餘班仁宗之初羣臣引對至
十九班而未厭其後前殿奏事不過
五班仍詔辰時以前常留一班以待
御史諫官之請對者累朝相承率用
此道所謂宰輔宣召侍從論思經筵
留身翰苑夜對二史直前羣臣召歸
百官轉對論對監司帥守見辭三館
封章小臣特引臣民扣匭太學生伏

闕外臣附驛京局發馬遞舖蓋無一
日而不可對無一人而不可言所以
同人心而觀已德共天命而敷時幾
也目秦韓柄國視神氣如奩篋中物
占吝把握惟懼人之有言雖曰引二
班猶多隔下每朝奏對率蓋辰初晡
為近侍之官未嘗獲侍宴間從容獻
納欲陳已見先白閣門雖以經筵講
讀之官猶先期問有無奏事二史雖
聽直前亦關閣門乃敢進對其在二
班之數者則又姑為具文以求苟免

職事官或當輪對非以遷除為辭必以託疾在告夫所謂脩德所謂講學此古者大臣格君之要義今更相告語曰第言脩德講學則號為正六實無拂於時政策攻上身則外示訐直實無忤於時宰嗚呼士氣之壞一至於此惟有太學諸生伏闕與登聞鼓鼓院受書猶得以自獻而數十年間兩學之士或削籍遠竄或真決械遣或羈之嶺外或斃之途中或付之不報或中以他事由是競相懲創久鬱不伸檢鼓院雖設區而不問幾事必詰所言又至擅發奏御之封以審其實實必不涉謗訕乃與投進或拒之不聽則批之曰不受此何理也其幸而得達猶雜旬日以待處分若得放罪之命則大喜過望其或押回本貫某州聽讀編竄他州皆未可知也今陛下親政之初導人使諫乃當務之至急者乞斷自聖意檢舉而施行之貼黃臣竊見集議之制所以合衆智盡下情自周漢以來最為良法

乃自近歲稟聽宰相風指立為一
說衣冠雖集於臺省而未聞反覆
辨論更相是非率是決於一夫之
手使吏鉗紙書名而去此一當復
還舊典以一洗具文之陋伏乞睿
照

九日復三衙舊典以強本朝國朝三衙
之制自藝祖開基監觀前代擇腹心
之臣以掌禁旅為數凡十餘萬所以
強幹弱支藩王室重京師之要道也
中葉以降習為驕惰至崇觀而滋甚

高俅以恩被遇則紀律盡弛僅存三
萬人靖康之禍京師削弱夷狄憑陵
蓋基於此中興以來首監前轍既嚴
其選又謹所操雖艱難多故之時而
辛企宗王瓊之驕蹇不廢典刑孝宗
初殿帥王琪奉使兩淮薦和州教授
劉甄夫孝宗將召之劉琪王炎時在
樞府呼吏作頭引追至都堂責勵狀
既而矚知琪在淮上矯制修城宰相
陳俊卿必欲寘之死帝雖全宥琪竟
坐此黜罷乃知先朝之待三衙其嚴

如此韓侂胄未遇率從吳曦假貸或
又因之以進假歿帥以酬私恩曦請
將西帥侂胄不敢違既又以郭倪郭
果繼之無非庸駁之人嘉定以來所
當盡鑒其弊而或以資淺望輕或以
受恩深厚者為之夏震倚之以濟國
事猶可言也彭輅遣劉瑋以故相生
日之餽入都會相以毋憂去瑋敏於
轉移易為賄贈弔問既速賄贈亦厚
瑋又矯詞直謂輅遣令聽後受事於
是步隨故相往來山中供土木之功
輅之領巖衛瑋之為將帥實基於此
至於用僨軍之馮榘則物論莫不驚
恠蓋奴才又下於輅但能刻剝將士
以供苞苴歲時餽獻各有常知有冰
山可依耳不恤其他鬱攸事虐皇皇
乎宰相私第之是救雖宗廟朝廷怒
乎其不恤也大抵慶元以來之所用
皆報私恩固權勢嘉定以來之所用
皆以供廝役征賄賂甚失祖宗居重
御輕之意今聖化更親必已用當其
才更惟謹之重之

貼黃臣近見邸報馮榘靖州安置
榘得罪於宗廟不肆之市朝不籍
其資產已為佚罰若靖州者雖曰
陋邦實號樂土且靖之字義為謀
為治有自靖自獻之意臣謂如榘
者當投之廣南遠惡之地不當以
汙此土伏乞睿照

十日復制榘舊典以出私意國初首創
唐末五代之弊以牧守易藩鎮以詩
書易干戈百年之間雖間有疆場之
虞而絕無蕭牆之患則以國勢雖弱

而民心不搖蓋聖祖神宗立綱常厚
倫理以端本澄源於上先正大老別
賢佞明義利以植經陳紀於下不聚
歛以撥根本不黷武以啓戎姦立國
之規若此其形雖弱其本則強然而
為柄臣者窺見罅隙必挾和戰二字
以為招權固位之計王安石得政首
以富國強兵自任於是置旁通簿以
悅上意分三司使權以歸朝廷府庫
既克遺其醜類南征西伐勞人費財
以奉空虚之地張皇捷音掩匿敗報

以欺人主卒之喪師失律震驚乘輿
章惇蔡京王黼童貫循襲故智結怨
西北卒之棄信背盟以開狄難渡江
航海久而後定秦檜身履其事則又
乘高皇厭兵兩宮念歸遂又割地奉
讎為邀挾國家之良圖十有八年之
間操持人主芟夷善類得以全軀干
牖下韓侂胄既盜威柄出入禁中自
恭淑皇后上仙慮其不能以久則又
為開邊之說以自固連年遣使率以
同已者為之皆謂金鞬相持遺黎內
附若乘機進取可以盡復故疆盛夏
興師僅至符離二將以田俊邁啗虜
而反侂胄乃欲歛兵遣使則已不可
得迨郭倬授首郭倪離心皇黼斌李
奕李爽敗衄相繼吳曦畏死附虜為
亂乃速議講解則萬里邊面莽為丘
墟而侂胄不能以保首領矢史彌遠
密贊先帝正侂胄開邊之罪而代其
位其說不得不出於和然而中原潰
裂和未能久而山東河北關陝之人
歸疆請吏無歲無之其在襄陽蜀口

者號曰約回而實殺之惟山東之民
蜂屯蟻聚勢不可却於是不得已而
納之納之則當思以處之顧乃聽其
自為去來於我土地聽其恣行剽劫
於我疆垂遣鄭損制柵而李全却之
改界諸國全又殺之乃使徐晞稷姚
玿諸人逢迎而奉事之至於甚不可
忍然後遣劉瑄圖之圖之不得而釁
隙日開至於鹽城之難可謂極矣故
相尚欲掩遏調護或咎其昏闇或譏
其畏怯臣以西事觀之則不過為固
位計耳自董居誼帥蜀專倚王大才
守護西邊大才重貽虜帥而大言於
中朝外閫保無邊患一旦虜乘虛深
入大才憂懼而死居誼倉皇度劍尚
守密院風指顯然下令有不得追襲
過界之文於是虜可以攻我而我不
可以襲虜外三關既失藩籬決壞外
訖內柵不得已而用安丙崔與之雖
或死或病皆不得久然二人固非諂
事宰相者也會鄭損李全所不欲乃
敢命帥蜀諭令降附棄險要蹙地數

百里以圖苟安固如淵固守其說虜將大赤輦已縱騎焚掠出沒吾地而虜使速不罕方以議和留興趙原我使王良能李大舉方以報聘詣鳳翔府制司方以牛羊犒師督興元帥人心既憤韃騎橫行十七州生靈死者不知其幾千萬賴天心悔禍虜自引去人莫不咎如淵之闇而不知彌遠實使之嗚呼推董居誼鄭損諸人所以蔽蒙掩遏於西邊之意則三邊之事蓋可類推而彌遠患失之心路人

所共知矣今皇明洞照固已不待臣言更惟陛下深明禍本而豫圖之貼黃自故相鉗制中外事無大小或用私事或用申狀惟不得奏聞故四方成敗無由上達許奕嘗奏邊事張方嘗上封章皆被臺諫論列如此等類尚多有之欲乞睿旨今後事關邊防及四方水旱盜賊許令監司帥守皆得論奏徑達聖聽以防壅蔽海內幸甚

右件十事臣既先引舊典次陳時弊為陛

下一熟數於前而臣之意猶有未盡者請終言之臣每惟國朝極盛之時莫過於元祐曩者陛下即位之初臣嘗以元祐元年一時人物之盛為陛下言之是時宰相則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政府則呂大防韓維劉摯范純仁臺諫蘇轍孫寬梁燾范祖禹鮮于侁朱光庭傅堯俞呂陶翰苑則蘇軾詞掖則范百祿曾肇劉攽蘇轍經筵講讀官則傅堯俞韓維范祖禹趙彥若說書則程頤以元年例之蓋二年以後大抵皆然臣不復悉數臣開陳至此陛下玉音宣諭云元祐人才如此臣思面奏此今日用人之法蓋因用一司馬光為相便有許人才引類而至且未聞其他只如蘇軾在翰苑程頤在經筵如此等類斷斷不可易陛下再三領之臣為陛下聞之必以此為求才之準的矣而大臣不能將順聖意類多私昵之人無一滿人意者臣不復一一枚舉以陳陛下試取即位以來親近之臣視其官以量其才自司馬以下人人而比之其強弱才否之相當者有幾則亦可以推見用事之臣不以光之所以事君者事君

其為侮慢不敬莫甚焉

貼黃本朝之治以哲宗皇帝元祐為稱首然始初清明不過數年調停之說已非前日之元祐至九年而前功盡廢矣徽宗皇帝之初登用羣賢如任伯雨陳瓘龔夬鄒浩江公望等九十有三人列之要路以伯雨一人而半年之間論事一百八疏餘人可知元凶鉅惡如章惇蔡卞諸人悉疏其惡而竄徒之天下以為小仁宗此徽宗初志

也自鄧旬武愛莫助之之圖進曾不一年召蔡京為相盡反前事且異晡改以極于亂嘉定號為更化然自元年十月以後召用之人才未盡至故相以憂去臺陳慮賢者之皆至則故相不得奪情也於是掃除異論示明意嚮故諸賢有至近畿而反者陛下初政之美亦僅及半年而變天下之理苟非本以純忱而徒為具文虛美之尚未有能久者此皆今日之所當鑒伏乞

睿照

雖然臣於此有不能自己於言者更惟陛下索陳之且哲宗皇帝自元豐八年之春至元祐九年之夏改元紹聖凡靜觀十年而後親政臣前所舉元祐人才之盛其實宣仁聖烈皇后之為也其自改元而後則反不逮前是時范祖禹固嘗有言曰方今親政乃宋室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基天下治亂之端生民休戚之始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臣嘗即是言以求之嗚呼祖禹其神於知幾者乎紹聖親政之後首相章惇繼以李清臣鄧溫伯蔡卞曾布登二府而司馬光呂公著以下諸賢世所謂君子也死者追責生者貶竄明年而昭懷皇后自美人進封婕妤又明年而隆祐皇后自中宮退居瑤華於是熙豐之政事盡復元祐之黨人皆黜是非易位紛紛累年卒啓夷狄亂華之禍自今考其致禍之因則實基於宮闈之不正方元祐極盛之日昭懷以色被遇然以宣仁臨之於上衆君子持之於下未敢肆也開封求乳媪之事正論譁然攻之

群賢何所利於此不過為哲廟正本原因
主命之計而不此之察內懷不平一旦親
臨萬機邪臣遂得乘隙以諂諸賢人志士
言宮闈主之而前日正人端士六七年間
無一存者乃知入無法家拂士獨居乎官
庭屋漏之間實為治亂安危之候相禹之
言誠有以見乎此矣方今宮掖事祕臣在
萬里外無由知之第以紹聖親政觀之誠
見夫古今治亂未有不由於家道之正否
况陛下外庭行易月之制宮中服三年之
喪以喪制未除必非酗酒娛色之時然臣
之過憂將恐深居穆清獨攬威柄君臣勢
隔中外情䟽脫有憑怙恩寵揣摩意嚮假
託声勢者陛下焉得而察之除喪之後便
嬖使令之人狎習虞侍所憂又不止於今
日夫權不移於大臣固宗社之幸萬一移
於宮掖移於闈寺移於嬖幸移於姻戚則
當時是也反不若權在大臣之猶出於一
也更願陛下反覆寃圖毋使紹聖之易治
為亂見於他日建中靖國之棄賢用姦見
於目前以隳十年靜養之功以孤四海聽
詔之望實社稷靈長之幸臣干冒天威下

情無任震懼俟譴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
旨

貼黃往歲臣嘗以狂瞽野言告於
陛下不謂諸臣繼亦有言凡皆出
於愛君憂國之同然非可以強合
者而當時言者朱端常莫澤李知
孝梁成大諸人乃以此間君臣之
合疏骨肉之親臣雖獨遭重譴不
復自辨以蓋當世之士臣今幸而
生返尚不知懲創欲為陛下終言
之又慮人心所同一開其端言者
不已益重臣過故臣不敢復言惟
望陛下檢照前後比察文字斷自
聖心凡敢於忤權臣而納君於無
過者此忠於事陛下者也凡巧於
事權臣而不以仁義告君者此不
忠於陛下者也如知忠於事陛下
而取譴逐者為是則當思其言而
行之知巧於事權臣而苟富貴者
為非則當咎其言而反之伏乞睿
照

貼黃臣既書此奏未遣行間伏聞

鶴山集卷十八
三十三
四川制置已除趙彥訥於與元置
司兼聞利路郡守已有堂差者臣
契勘利州一路前年殘破之郡潰
軍出沒殘寇往來城郭人民十無
一二雖隸王土徒存郡名竊意外
有司不盡以聞陛下誤謂邊郡悉
已按堵如故以致前項除授一如
平世故守臣尚拘資格制帥乃處
極邊多事之時疑不若此兼照舊
授鉞制閫所當專屬若分職授任
委寄不專必多牽制有妨緩急况
進退人才之權而操於副司亦非
事體所宜欲乞聖慈更諭大臣申
加裁度施行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十九

奏議

被召除授禮部尚書內引奏事第一

劄

臣猥以不佞自元帝龍飛親擢四十年間
五叨聘召雖或去或就時義各異而其間
最相似者侂冑既殛臣首被特詔彌遠既
終臣又膺嚴詔深惟兩朝不允之遇感深
至泣所當倍道疾趨恪共明命乃再辭而
後入非敢緩也方嘉定號為更化取其嘗
忤權要者以次收用江浙閩越之彥未數

月而集惟蜀士之召者五人乃以道遠未
至則背秋涉冬事體已與前異於是楊輔
除金陵劉光祖除襄陽皆自近畿而返范
子長界節不得入對趙大全雖承奉常旋
遭論罷臣卒以固辭得請移守廣漢方改
元更始之初海內拭目以觀太平豈謂一
韓方斃又生一韓臣嘗身履其事者私自
惟念臣實何人而常居更化召用之選故
多憂易怖欲進還卻踰年而後造闕者猶
未免以嘉定疑端平也今得諸道路則所
見之事固已不逮所聞嗚呼何治之日果
不足以勝亂之時耶恭惟皇帝陛下以賢
聖仁孝之風著無心而得天下以艱難險
阻之備嘗小心以保天下凡古今治亂之
變固已周知熟察而背芒於霍光髮立於
德裕韜光晦迹以行其所愧彌遠不恤也
陛下有堯舜之資而彌遠事之以漢魏叔
季之主而操懿自為耳操專國二十五年
以授其子丕司馬懿專國二十五年以授
其子師昭及其孫炎今彌遠竊權之年視
操懿又過之雖以二子庸劣無丕炎之黠
未有以濟其無君之謀而凶類惡醜根株

牽連彌薙弗蠲遺孽餘毒必復滋蔓則將有甚於操懿者陛下或操大柄雷霆之威日月之光披聾登瞽聲焰震灼近自抗婺常潤遠至閩廣巴蜀凡為權臣所厄者皆以收拾無遺雖臣獨被重譴之餘亦得以玷招來之末矣臣雖不能為時損益然再辭不獲命則亦昧於一來尚幾拭目新化之成而得諸道路咸謂汴洛之師委寇資敵惠廣之寇跨州連城韃使求和虛實未保北人內附情偽難明今日而徐邳諸郡覆軍明日而建寧郡卒作亂蓋可怖可愕

之事時時有之至於禁旅不靜公私闔戶井邑罷肆不圖輦轂之下而亦有此於是道謗市議者率謂群賢日至正論日聞而事變乃尔莫不歸咎儒生徒能誦說經義而於君德於國政絕未見絲毫之益雖館職試言學校上書亦例疑經術為空虛無用之具夫道謗市議小人之無識不足問也而學自孔氏者亦加嫚侮嗚呼是未知諸賢之心也詩曰靡哲不愚言如愚人之混俗而苟容也又曰善人載尸言如祭尸之不言而坐食也若以是責諸賢雖亦有

詞是豈知權姦擅國之久無一不壞譬諸
衣敝而生蟻虱木蠹而長蜂蟻補紉培養
此豈一旦夕之功而乃遽以四十年積壞
之事責衆君子於朞月之間亦為不知務
矣而况正論雖日聞而實未盡行賢才雖
日至而實非信任豈誠諸賢之過而必為
是歸咎之說者此小人之情狀殆未可測
也臣來自下土不知事躰第以累朝之事
明之竊意今日之事必有乘間俟隙之人
潜伏於冥冥之中而人不察焉且元祐之
治僅四年而侵改又四年而改紹聖者安
石餘黨搖之也建中靖國之治未半年而
遯變又半年而改崇寧者京卞之餘黨移
之也檜死之後暫正而遯已者檜之黨如
該如嵩如思退諸人蟠結如故也侂冑而
更化為具文者彌遠彌堅固由韓妄以進
一時達官皆同類也今彌遠旣斃天開平
治之基所宜懲創紹聖崇寧之失堅凝元
祐建中之治則豈惟壽國家元氣之脉亦
可以杜姦人窺伺之端而朝廷之上牽於
係累之私遷回顧畏以生禍隙遂使朋姦
罔上之徒旁緣事變之來譏笑善類將以

為援引權黨撼搖國家之地至煩陛下慨然於舊弼之思且漢文帝拊髀而歎無頗牧唐穆宗當饋而歎無蕭曹夫無頗牧蕭曹是誠可歎也今何至乏才如是而陛下直以漢文唐穆之嘆用之凶狡貪墨之人萬一聞之四方則於聖哲知人之鑒亦不為無玷矣而况觀人之法亦視其所主若所主者寺人瘠環是亦瘠環之類也豈有以進不以正而可以當大事乎陛下為權臣所操而不得伸者十年萬一信任匪人又為所操有如晁錯所謂日損一日歲亡一歲日月益暮盛德不究於天下者不知天下後世陛下為何如主也臣被命於改元之後綴名於衆正之列亦冀聖德日新治效日隆脫四十年韓史濁亂之厄而自附於慶曆元祐之臣則臣之願也而豈欲為拂心逆耳之言以貽陛下之厭憚誠見陛下以上知之資開升平之運天下望治者一年有半而謂小人才於君子謂君子不才於小人夫才云者能為善之稱也故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則謂之才掩義隱賊毀信廢忠傲狠明

德侵欲崇侈則謂之不才程頤嘗言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蓋古人以德行為才本乎情性之正而有以充之此君子之才也後世凶暴為才扭乎氣質之偏順而長之此小人之才也君子之才可以開物成務小人之才至於敗國喪身幾微之間安可不察今陛下以委任之才而舉然有感使出於一時之忿憤而不得其正則忿憤之平也猶可以反諸正若遂執此見以為觀人之法使此曹得志則必引其儕類以紛亂衆事如呂

惠卿之覆王安石蔡京之逐韓忠彥雖於受知受舉之地且不暇恤而何有於同列於是時也賢者必相携持而去凡粗有知識者亦皆凜々乎有危忘之憂矣乃者侍從臺諫闕無一言僅有給舍論劄亦未有所施行乃因其自陳而姑聽之愛護存全若將有待誠恐宿根未剪一旦發見則必如章惇蔡京始言恤公論而強從終必逐諸賢而復用臣竊有深憂焉今陛下並建二相必將進退人物一新中外之觀聽此正君子小人消長之機天下國家安危之

候天命人心去留之日臣願亟軫宸慮與
二三大臣察人心邪正之實推世變倚伏
之機必知執銜之易於移人心惟公論之
不可不恤念忠臣忱謹實者雖無目前速
效之可見而決無反覆難信之憂凶狡貪
墨者雖有一時逢迎之可悅決有包藏不
測之患書曰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惟
陛下思患而豫防焉臣以譴逐之餘誠不
自意再望清光惓惓憂國之忠裝懷積想
將為陛下歷歷言之獨念進退人物乃治
忽安危之機用敢不避狂僭輒以是為羣
言之首雖攘臂當虎為士所笑然懲羹吹
壑臣實耻之惟陛下幸赦其愚

第二劄

臣伏見陛下即位以來內訌外猺何其數
數然也湖變甫定楚禍繼之歷五六師而
後定湖之南江之西浙之東閩之北赤子
弄兵所過郡縣幾無噍類而湖台之水都
城之火尤駭聽聞至韃人入蜀潰卒乘之
所傷殘者幾二十餘郡延及房均安黃襄
鄧之境皆為寇區壘此數端民之死於兵
死於災者不知幾十萬也然尚有可諉者

曰債帥貪吏有以致之而權臣實囊橐之也陛下親攬萬機登庸一相招賢之詔旁午於道路苞苴之饋不至於部門臺諫無供檢之譏給舍舉封還之職薦舉不移於權要官師得盡於箴規方勉強而行之也雖唐之相揚維人慕其清德減駟徽樂不是過也而內訌外紉猶或未勉至重貽九重宵旰之憂陛下亦嘗思其故乎易之彖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蓋守之以乾之剛健行之以艮之篤實則輝光著見日新而無窮也守之不以剛健行之不以篤實銳進而旋怠也遠怨而速已也暫假而旋歸也易盈而靡竟也於是病根蠹本䟽剔勿盡遂使乘抵墟之人得以旁蹊曲徑變亂是非雖小人變態百出難於關防亦以廟堂之上本無剛健篤實之功徒有包容調護之意元氣既弱外邪乘之亦其所也臣請為陛下先陳故相之失則知是弊也雖能更之於暫而不能持之以久今何可不思所以速圖之且留身止於宰相堂帖或用空頭宣押不及報政此一失也聞外之事必從中覆四方有敗無使上知此一失

也輕納歸附而竭府藏以事之輕信和好而弛邊備以待之此一失也南牙羣臣或諂事數文東閣郎君亦與聞大政此一失也用一不肖必與賢者同升私一親故必與公選並命此一失也廷臣自為議論無與乎施行朝廷自為政事無關乎議論此一失也資望之當用者則彼不我德資淺望輕而驟拔之則恩必歸已此一失也以賢否兼容為建極以緘默尸位為靖共以凶狡貪暴為有才以不恤公論為任怨此一失也今自親政以後雖欲立創前弊然以耳濡目染之久習聞前事例謂當然而不知其非遂使小人得以輕量大臣啓釁兆亂夫小人嗜進而無耻喜事而幸隙故也然使廟堂之上法度脩明紀綱峻整彼雖頑戾必且革心一有不然則乘之者至矣此不可以專咎小人亦當反其在我臣嘗於易之夬而深有感焉夫以五夬一陰勢之至順者也而聖人獨於九三曰君子夬夬九五曰苒陸夬夬重言夬夬言夬之以及又夬也而獨於此二爻言之蓋初九二四之陽與陰非同類也故夬之而無所疑

上而九五之君則比於陰下而九三之臣則應於陰既比與應而一旦決之此人情之所難今陛下並命二賢置諸左右則恩怨有所分矣正當除惡務本去疾莫如盡之時萬一遲回顧畏是無時而可為也唐德宗強明自任耻屈正論猶能以盜發都邑命陸贄為書詔痛自咎悔能使武夫悍卒無不感動流涕而陛下十年間信用權凶之誤曾未有一言引咎自責因循玩愒舊失猶存臣竊惑之臣愚佞謂陛下所宜內事手書及今命相之始取二年間事之刑忍而未決施行而未盡習熟而不以為恠者深自咎責再與之更始又冀聖慮略採臣去歲所上封章復三省之制重六卿之職大事必宰輔叶謀小事則六卿專達不惟救宰臣獨運之弊抑以絕都司招權之端二府不時宣押毋循獨對之觀都堂會議僉決毋踵先行之陋都司所以學為宰相必選曾歷監司帥守之人庶人才優劣山川險易及錢穀甲兵咸所身歷毋襲專用新進之弊凡在侍從皆得以敷陳已見不時專達經筵開陳臺諫論列庶僚轉

對輪對自如舊制之外凡遇朝廷大事邊
場警報亦聽庶僚不時請對或得封章扣
匭皆當明徹有位示以實意毋襲近世具
文之陋而其大要則又在陛下清心省欲
閑家必始於詒出令必防於私昵親宦官
女子之時少親儒臣古訓之時多不撓於
近習之言不牽於係累之私凡此皆當著
以自咎之言示以必行之意使天下改視
易聽即王言以信王心而陛下於既言之
後益當以剛健篤實始終力行之則日積
月累尚可以圖當世之安也昔人謂天下
事豈堪再壞故臣於今日之事重有隱憂
惟陛下留神深省宗社幸甚取進止

第三劄

臣嘗從師友講學每謂治國之本始於正
君嘗儲神蓄思將為陛下力陳脩身齊家
之要既至近畿則所聞日異恐或者指陳
為濶於事情又不然謂臣為專攻上身故
臣先為陛下據時事之迫切者而言之然
而本原之論則何可以終無一言也臣每
惟後世之治與古絕異古之人君以天位
為至艱至危如履虎尾如踏春冰如惘瘳

乃身是故師氏師朝僕臣正位太史奉諱
工師誦詩御警幾聲巫史後先卜筮左右
人主無一時可縱弛也虞實在位三恪助
祭夏士在庭殷士在廟讎民在甸夷隸在
門人主無一事不戒懼也蟲飛而會盈日
出而視朝朝退而路寢聽政日中而考政
夕而糾虔天刑日入而絜奉案盛然後即
安人主無一刻可暇逸也后妃御見有度
應門擊柝鼓人上堂女使授環彤管記過
人主無一息可肆欲也夫以貴為天子富
有四海之內而自朝至莫兢兢業業居內
之日常少居外之時常多蓋所以養壽命
之源保身以保民也豈惟可以保民雖子
孫千億亦自此始自秦人蕩滅古制為人
上者深居穆清而受事於婦寺出令於房
闈四方文書非瞽御之臣不得上聞千數
百年以來相尋一徹於是官員外戚女寵
嬖幸代操政柄人主僅擁虛器以寄於民
上其接士大夫不過視朝數刻之外凡以
傷生伐性者畢陳於前豈惟湮政事之原
抑以傷壽命之本身不得康嗣不得蕃凡
以是耳陛下以聖智之資而為權臣所操

者十年幾無以自白於斯世今幸居可為之時外而百官有司奔走做職內而妃嬪嬙御便嬖取鄰自淺中者視之必曰今乃知為皇帝之貴也今天下太平宜及時為樂也而臣以古今禍亂之事觀之則陛下雖曰勢重形佚其實巍然孤立於至難至危之地而不自覺也陛下試思夫獨居深宮之中可記之以心腹者誰歟當此事變遷來之時可以繫天下之望者誰歟詩曰佺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太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此六者守邦之要道也而其要則又在於宗子宗子者傳謂王之適子也無適子以為之城則王之獨居何恃而不畏乎故繼之日無俾城壞而獨斯畏陛下誠能長慮及此則人君孤立之勢亦可以自覺矣傳曰后妃有正淑之行則嗣續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此言希御幸以齋精神則可以求壽命而蕃嗣續臣嘗記魏史明帝耽於內寵廷尉高柔上疏以為嬪妃過數聖嗣不昌宜妙選淑媛以備內官之數其餘盡遣還家且以育精養神專靜為寶

則蝨斯之美可致如魏明者雖不足為聖時道而柔之言實身蕃嗣之要故臣願陛下念天命之不易思王業之惟艱必也居內之時常少居外之日常多親賢而遠色則思慮精明清心而寡欲則體力堅實無姦聲亂色則血氣循軌無淫樂慝禮則精神內守豈非保壽命之道是乃致嗣續之原臣之所憂甚於漆室之女故忘其愚僭者若此若夫韓琦言於仁祖所謂建學內中擇宗室之謹厚好學者升入內學冀得親賢以屬大事是說也亦宜早入聖慮博訪而豫定焉惓惓之忠退俟斧鑕

第四劄

臣昔事先帝正韓侂胄謀動干戈以固權位之時臣以博士召對玉堂嘗言金雖病韃然地廣形彊未易猝圖惟當急於內修緩於外攘以俟可為之時是時歲在乙丑邊未有隙也而舉朝附和者皆欲收卞莊刺虎之功距今蓋三十餘年使於是時也修紀綱明政刑儲人才養民力練軍實則必月異而歲不同正有以赴今日胡亡之機會矣而盛夏出師所向不利亟納韓元

觀與之議和手足呈露史彌遠因之以攘
其位然二十五六年間竭天下之力僅為
滌妾駸子驕侈之資僅供債帥貪吏漁奪
之計賴陛下因其自斃勵精更始觀聽肇
新而積垢方深非一朝一夕所能洒濯遇
此百年所無之機縛手無策而二三帥臣
乃欲以四十年濁亂之天下圖前人未集
之功於指呼叱咤之間或欲和戎以歸境
土或欲興師以撼關河陛下與大臣皆勇
於聽從逮喪師以來追咎既往之言固已
日聞於廟堂然而未有能深切著明者臣
請更為陛下一一深言之其一和好不可
恃且王楫以小使入見虛嚇恫疑本無足
信而三京退師之餘朝廷懲創太甚撤去
關防待之過優區區夷隸豈知本朝所以
待亡金之禮乃執例冊妄有需求此殆我
之賊臣教之也且南渡通和使人往來必
自盱眙儀真黃州蕩至鎮江歷松江望大
湖入小河裏河以至北關豈有自襄荊順
流直下京口沿途容與玩習長江之險又
留京師月餘往返京口凡七月閱使得習
聞五事今又盤旋黃州恣索軍需如纒革

水銀漆髮等物誅求罄竭徧及諸郡此又豈彼之威令能如此哉夷狄貪憚視信義為何等物大抵和亦來不和亦來以目前言之不和而來其害小蓋和議不成上下戒懼往往有以待之既和而來則其害大若一和之後衆志沮矣邊備弛矣彼以繼好之名來吾方奉承之不暇而患伏於所忽變生於不料其禍可勝言哉况楫之來也在范葵未出師之前今既戰之後豈可猶信前約而不思其反也或曰朝廷既以禮待楫又為之遣報使盟誓未寒彼惡敢叛比以海州棄師嘗使孟珙言之王楫楫言之侷蓋各守信義毋動干戈彼嘗退聽若自今脫有緩急以是弭兵則亦可以保目前之安然而以臣愚見使其姑示小信以息我師此正韃人之狡謀及一旦長驅深入則寧恤一王楫而况楫雖進妹於韃酋而實與韃之用事者曰移剌楚才曰粘合重山方為仇怨安知不以酈食其而虜王楫此不可不察也其一北軍不可恃臣聞之道路三邊之地華夷雜居弭為中原遺叅者猶能道政宣間事以為藉口而其

間裔夷種類包禍蓄亂者不可勝數如襄陽軍屯數年前正軍猶是四萬餘人而北軍三塞之在城外者不及三千已有難制之憂今正軍日闕北軍已增近二萬賓主不敵識者寒心李藏器一軍今春以來謀害管軍制司遣人泣其衆方命專殺軍將被害者五六十人幸而急戮范青改命全而分其軍得以粗息又開淮東招納泛濫只如夏全叛金歸我劉琚秦之不啻骨肉琚受命圖逆楊而全乃通楊叛琚山陽之民積骸如山琚幾不免既而又歸金又歸韃今為韃批我彭城縲我朐山凶焰方伸忽以七百家投降以反屢多詐之人而冥之肘腋之間此至險至危事也國用安久為我用一旦引我師以就死地者不知其幾彭城之破南軍無一人得脫者繼又聞胡義挺身內附幸而卻之夫兵虜所加凶醜讐服則有之矣今敗於彭城而夏全降敗於朐山而胡義降此豈人情也我如聞韃人西有回鶻之變東有萬奴之擾韃之所以未暇南牧者特以此秋高之後其勢必來吾之士馬才力方耗於三京敗衄

之餘而北人之在吾地者其勢必起而應之如近日邳徐宿毫之陷皆北人從中突起倒戈獻城此事昭然可監而况揚為淮東衝要襄為湖北屏翰今降附之人居其大半豈特可為凜凜真可為痛哭流涕也其一軍實不可恃蓋自近歲分閫於外者或以貪暴或以猜忌或以商販軍政之不修久矣兩淮民兵見謂驍捷然輕進易退不足以當堅刃之鐵騎淮西精甲數萬自去歲東附龍門兩敗所失蓋萬五千而他州陷沒者猶不計江上諸軍稍堪行陳者制司併其器械舟船摘取以去今得還與否皆未可知而軍分不明尤為可知慮如騎司裁司之軍皆非舊來屯戍之地將不知兵兵不習險緩急不可倚仗荆襄所恃保捷一軍十餘年來頗已凋落雖有新招鎮北二萬人其如南軍殆如冰炭荆鄂舊軍二萬餘人粗若可用然僅存者六七千人雖有外五軍亦不滿數千蜀中諸軍舊管九萬八千馬二萬嘉定覈實裁為八萬二千馬八千則氣勢已不逮昔矣近者更加覈實官軍統六萬餘人忠義萬五千而

其間老弱虛籍者又未可計是以五六萬人當二千七百里之邊面衆寡強弱此蓋難見夫外之所恃已為固者既空虛若此異時江淮有警或出禁旅以為聲援今也殿步二司久為庸奴所壞平居則冒虛籍有急則驅市人江建江西之行所至輒敗况自近歲馭失其道賞罰無章中外之軍往往相謂戰不如潰功不如過風聲相挺小則浮言諛語以扇其類大則擁衆稱兵以凌其上而欲恃此以為守臣知其不可也其一財用不足恃蓋自有賄賂公行牧守監司歛百獻十民力凋耗今雖禁戢苞苴而貪吏固未盡除重以楮幣泛濫錢荒物貴極於近歲人情疑惑市井簫條禁帑出黃白金四千餘萬緡併銷兩界此非常之賜也然徒傷公私之財而無救於楮幣之濫重以江淮失軍棄糧之後中外空虛公私赤立於是權宜一切之歛如裁半減俸科鬻僧牒之類雖有傷事躰者亦不暇顧恤矣襄峴營耕奪民間耕熟之田者居半陳仍十年之間無非所積然侵移貿易已非一日壬辰之春韃未涉境自城以外

一燬而盡滋不可考城中尚有餘糧乃為主者博易珠金銅鐵之資夫運糧草之供牛皮筋角之需器甲衣襖之用無非倚辦於兩路之民官司文移非擄舟則籍馬非奪牛則科夫民之憔悴至此極矣蜀自董居義喪師蹙國鄭損棄五州並邊膏腴之地人莫敢耕每歲官失就糴之糧七八十萬斛四大軍歲給糧百五十萬斛其水運者裁三之一自紹定五年以後官既失糴而關之内外七十餘倉皆為灰燼所謂百萬斛者既無從出所仰給者惟一分水運

耳幾何不乏於供乎而况楮賤物貴商販不行二千里沂流勢難責以時至略計總數一歲之入大抵不至二千萬而所出幾五千萬則蜀計之可憂者又如此夫和好既不可恃我軍與北軍又不可恃吾之財力又無一可恃不知陛下宵旰之慮亦嘗一及此乎第見今日而遣使朝陵明日而命將拓境又明日而重幣以賂虜意所欲為風馳電奔迅不可禦或者羣臣一口附和未有以中外空乏之狀聞諸陛下者乎况其大者無儲養人才之素誠使裔夷畏

義異類革心軍政修明公私兼裕猶慮人
才難得無與共事況於無一可恃者乎古
人興事建功必先積思廣益豈有言脫諸
口必使人同聲併談而莫予違也此風一
成而依阿者得志正直者屏遠尤非國家
之福惟陛下亟圖之取進止

貼黃臣自江淮以來訪諸道路咸
以淮東為憂然淮東尚幸有險可
守非上流比新舊戰艦猶有千艘
可用可守之邊止是招信淮安兩
城而兩城具粗備糧道亦便又各

有旬歲之儲若得二萬人守之而
泗州漣水為之外堡敵人雖來未
容遽渡也其降附之人則徙之新
復州郡俾自為守似為兩得今必
舍可守之二城而招之不可信之
降附將為比死一洒之計中外之
人咸所未諭願陛下與大臣早圖
之

第五劄

臣聞賞以勸善罰以懲惡此古今之通誼
也然世固有賞行而人不知勸罰用而人

不知懲者且後魏羽林之變胡後不能討而大赦以安之李唐涇卒之變德宗不能討而播遷以避之人孰不咎兩朝之失政而使高歡結客李懷光襲迹以基危亂豈知國勢積弱人情久玩而欲一旦以法繩之急則生變緩則啓寇蓋無一而可也乃者禁衛之變幾為後魏李唐之失政幸而收之桑榆猶可暫弭目前之憂然而乘輿所在卒遇震擾環視四顧遠郊近甸無可恃而徒恃區區賞罰以長保其無他臣恐賞罰有時而窮若不及今追推舊制思所以相維相制之道固未可恃以為安也臣竊攷三衛之制蓋自高宗皇帝首值苗傳之變繼罹張寶之亂每病禁衛單弱命三衛增修軍政其後又以諸將步騎分隸三衛至孝宗皇帝修明稱足又為護聖一軍以寓陰相維制之意馬步之數通一萬四千七百有奇俾蜀帥選西兵之驍銳者發至在所以充其數其慮蓋甚遠也馬司暫移建康識者已謂不然其殿步二司之卒時遣戍淮以勞苦之然不過維揚天長六合而已及時而往及時而代不欲久

虛宿衛以事邊陲此正周人鄉遂之卒惟以衛王室不以遠屯戍而詩人所謂予王爪牙胡轉于恤九以強本也至韓侂胄開邊始用殿帥郭倪馬師李汝翼發三衙禁旅與江淮之師有事於宿泗十餘年驕惰之卒乍罹暑潦怨嗟載道故僅至符籬退保蘄縣縛田俊邁以遺虜而全軍宵遁雖將庸卒懦本無可用然以守禦王居之人而使之長征遠戍則自此始乃最近世習為故常戰者不得返戍者不得更九邊頭雜役雖殿步二司不得免甚至奪騎司之

馬以授北人而驅騎卒以事之執鞭刈草晝夜勞苦夫三衙所以扈衛乘輿也今或荷戈於境外或執役於降虜揆諸事躰誠為倒置不寧惟是九江上諸軍皆非阜陵分隸之舊騎司之軍昔戍於滁濠定遠也今移之浮光建康戎司昔戍於安豐廬和也今移之泗水京口戎司昔戍於真揚通泰高郵盱眙沭洲鹽城諸處也今置之新復諸郡池州戎司昔戍於舒蘄巢縣也今置之淮東許浦諸處水軍昔處之近輔所以拱衛行都也今徙之東海自餘荆鄂四

川軍人大抵皆非舊戍且將不知士士不
識將舍所素習之山川而投之未諳之水
土此固兵家之所忌况於舍王居而事疆
場舍舊戍而事新疆此於躰統之輕重雖
三尺童子皆知其不然矣而士大夫恬不
以為恠禁聞衛之亂則第能追咎揀汰之
激變復譏賞罰之不聞明徐邳宿毫之敗
則第能追咎諸帥之輕舉復譏和好之難
恃然以臣愚見咎者譏者皆是也而未得
弭變之說臣嘗佞謂苗傅劉正彥之變恃
有劉光世韓世忠諸屯列於上流故二凶

雖狂愚卒於自遁張實之變恃有呂頤浩
親軍及新水宗曲部密接旁近故雖以難
難之餘戮十七人而廢其班彼不敢譁今
以京師之重獨有殿步二軍而近郡諸屯
皆戍極邊殆非防微杜漸之意臣愚謂宜
亟循舊制凡沿江沿海之卒置之舊屯而
以時戍邊庶幾連營列柵聲勢聯屬可以
擬緩急之須可以銷姦慝之萌不猶愈於
舍近謀遠以生覬覦之心乎王黼童貫既
得燕之空城即移舊邊之戍以守新邊一
旦女真長驅新邊既棄舊境亦失越關渡

河如踐無入之境往監甚明而今之新進少年獨未知懲創乎此新復之郡既未可保而江上之備已為之一空臣愚謂宜亟循阜陵分隸之舊宿師於江南而分戍於淮漢庶幾根本先固人心不搖既可以厚重門之守又可以省分券之費不猶愈於虛內事外以貽一旦倉卒之憂者乎或曰如此則是弃外而事內也藩籬不固如堂奧何曰不然也臣之所言惟欲守阜陵之成規宿師於內郡而移戍於邊城所以固近而懷遠先內而後外非直弃遠而遺外也譬如人之身腹心潰裂雖四躰皆具將安用之况祖宗守邊規模如淮漢蜀口皆有民兵義旅可以倚仗不專仰三衙江上移戍之軍也臣先事而有言則誠為過計不幸而言中則事已無及陛下曲留聖慮與二三大臣謀之如臣言可采即今速見施行取進止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十九

